

張文伯 主編

中央周刊

國際形勢的新階段

張文伯

介紹 我在鐵幕後的生活

華夏譯

蘇聯特輯

西伯利亞旅途

梓英譯

援助希土與世界和平

序安

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協調

何若鈞

現代婚姻及其問題

美·奧斯朋

美國戰後的婦女職業趨勢

得之

「爲法治奮鬥」的共鳴

陳雨甘

康熙帝傳(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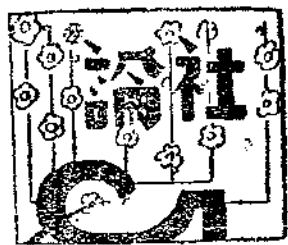
林植譯

中央宣傳部
第二處

理真於中 實事求是
理真於中 實事求是

第九卷 第三十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廿五日出版



國際形勢的新階段

戰後世界的擾攘局勢之繼續，形成了和平締造的曲折艱難，聯合國機構的理想僅完成了初步的奠基工作，而一切國際間積累的問題却時時在動搖着這個脆弱的基本。面對着錯綜複雜的戰後問題，世界各國的政治家莫不憂心如焚，舉世人民也同感焦灼苦悶，如何澄清國際間的陰霾，清算一切歷史的懸案，導世界於和平安定之路，以永遠消弭戰爭的再起，乃成了現實最嚴重的課題。

盡人皆知戰後世界的擾攘局勢之形成，乃根源於美蘇兩強之間的矛盾，換言之，就是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戰後世界的一切紛擾，都是以美蘇兩強的爭霸為其核心。為保衛民主主義的不受侵害，美國必須領導一切愛好民主崇尚自由的國家，防止共產主義的蔓延和擴張，而蘇聯則乘戰後世界政治經濟的混亂，展開其政治滲入的作風，並藉口「國防上的安全感」，欲一舉而囊括其鄰邦於「鐵幕」之內。由於上述美蘇兩強勢力激的鬥爭，遂造成戰後世界極其微妙與複雜的局面。

一年餘來的歷次國際會議，都曾為消解美蘇矛盾建立國際新均勢作過不斷的努力，而且在戰時即已確立的聯合國機構基礎上，繼續進行締造永久和平的事業。一切的努力雖然沒有白費，如歐洲五國和約的終於訂立，國際裁軍方案和原子能管制的原

則上的協議，都極有裨於世界的和平與安定，但就整個世界一切重重未決的問題而言，顯然成就仍微。成爲歐洲乃至世界和平關鍵的德奧和約，此次始提上莫斯科外長會議的議程，四強意見紛歧，能否獲得協議尚是問題。適當此際杜魯門發表援助希臘土保衛民主國家的歷史性演詞，蘇聯亦曾提出討論中國問題企圖干涉中國內政的建議，顯然使美蘇兩強的鬥爭更加尖銳起來，這情勢，雖不致立即引起新的戰爭，却無疑已使國際形勢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新階段的特點是：美國的政策已更趨堅定和明確，蘇聯也到了「攤牌」的時機。關於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和制度在現世界中是否可以並存這一根本問題，史大林在去年十月間答覆美合衆社記者之質詢，和十二月間對伊里奧特·羅斯福的談話中，已經明白表示過。史氏認爲兩種制度是可以共存的。同時對於新的戰爭，史氏也認爲目前不可能發生。他曾指出：「沒有一個大國目前能驅使大軍，去對別一個同盟強國打仗，即使它的政府很想要這樣幹。因爲在目前，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人民，說不可能打仗，而人民都不願打仗，而且他沒有大家以理解的目標來替新戰爭辯解。」這雖是蘇聯追求和平的重要表示，然而正如 M. Phillips Price 所

指出：「蘇聯一方竭力避免戰爭，一方又希望在其勢力範圍以外各國，發生混亂與無政府狀態，因爲它覺得這種狀態於它極有利，應加以鼓勵，如此短期內可藉以擴張它的勢力範圍，長期內又藉此達到世界革命的最後目標。」我們認爲這是很正確的論斷，蘇聯今日之不願戰與不能戰而需要和平，乃屬實情，但蘇聯鼓勵一切戰後衰微國家政治經濟的混亂，支持恐怖力量以造成無政府狀態，以利於它的「鐵幕」無限之擴張，也是舉世周知的事實。

在蘇聯這種政策之下，世界民主主義領導國家的美國，自不能不深感關切。美國的政策，就在保衛世界的民主主義，恢復世界的安定與繁榮，杜魯門本月十二日那篇歷史性的演詞，曾堅決表示以經濟援助世界民主自由國家，抵抗擴大混亂狀態的少數武裝恐怖份子，以加強民主世界的力量，撲滅新戰爭的燎原火星。從杜魯門的演詞中，我們看到了美國維護民主主義的決心和積極負責的態度，同時，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中，馬歇爾也堅決拒絕了蘇聯討論中國問題的建議，美國的這種動向，直接增強了其本身的威望，間接阻遏了世界各國野心份子的暴亂企圖。而其政策的遂行，將使世界從動亂到安定，從戰爭的危機達到和平。

我們深信蘇聯主觀上避免戰爭的意願，但客觀上蘇聯却犯了鼓勵混亂狀態挑起新戰爭的危險錯誤，兩大思想體系在今日世界既可並存，則無限制的擴張和政治滲入以威脅民主主義，在蘇聯殊屬不智。我們希望當此美國政策益趨堅定與明確之時，蘇聯亦能「攤牌」，對一切更加考慮，而使莫斯科會議成爲世界撥亂反治的契機。



介紹蘇聯特輯

我在鐵幕後的生活

Orlana Atkinson 作
華夏譯

本文作者艾金生夫人會伴隨伊夫艾金生伯魯克斯在蘇聯住過十個月，伯魯克斯是以紐約泰晤士報特派駐蘇記者資格去的，因此艾夫人得到相當特殊的機會去深切體察「鐵幕」後的一些實況，她的報道至少可以代表一部份美國人對蘇聯的看法。茲特譯，以供國人參考。譯者

莫斯科首都飯店的老自來水管從

前是壞得很的。我洗澡間的浴盆，水是緩緩地放進同時也慢慢地漏出，這真教我氣得發狂。我於是懇求我們那壯健，愉快而有效率的侍者總管比拉，請她找個人來修理。

比拉常常責成負責的人，結果有個老邁龍鍾的矮子來了，他大概還差兩天就要九十歲了吧，帶着些裝置鉛管的工具和一個小小的吸水活塞，這些東西他好像拿不起了。那活塞我曉得是老的，凡有溝渠不通都可以拿來疏通的萬應傢伙。於是有個人把這活塞放在窄小的排水孔上，使勁抽了幾下，水就好像受了符咒一樣流去了。然而滿了油漬的管子，自一千五百年伊凡時代以來便沒有真正經清洗過，所以三分鐘之內又從新塞起來

了。他親和地望着我。

「比拉，」我說，「謝天謝地，我人來好好地吧管子清理清理罷！」比拉很有思想的樣子在考慮這個麻煩。「太太，」她靜靜地說，「這完全是爲了太肥。」

我覺着打擊。也許她指的是油脂，可是你決不能斷定。「我不要爲這個事情再多囉嗦了，」我正色告訴她，「設法找個內行的鉛匠到這兒來罷。這個人太老了，老得不扶着東西就站不起來了。」我曉得那個矮子是不懂英語的，所以我不至於有傷他的感情。

我再試一試。「比拉，」我說，「告訴他只要明天再來，全部從頭修過好了。」

比拉繙譯了，矮子就勝利地笑笑。他親和地望着我。與明天再來。」後來他也真來了。浴室門上的把手是鬆的。假如你隨便這樣一帶，固然可以把門關上，然而一會兒就重行打開了。不過，你在浴室裏差不多幾時都得哀叫着，讓外面的人曉得這個把手是關不牢的，不去動它。這樣子我的神經實在怪難受，所以有點害怕，獨自關上房門。後來我再叫比拉去雇個修理工人。一天有個雄赳赳的小夥子來了，帶着一個敲壞了的鎚子和兩根釘子，每根大約一尺長。他將那個把手推進去了，在那久已不知去向的螺絲釘所遺下的洞兒插進釘子，然後把每根釘子用鎚子使勁敲了兩下，急忙地走了。兩顆釘子伸出門外有三寸光景，我也只好

由它，讓那門扭得得緊。可是我每次走過的時候，衣服總給鉤住，同時因爲我的衣料供給受限制，於是只能聽由每件袍子都留上T形的淚痕。

我把情形對那大感頭痛的比拉指出來。她把門扭得勁地搖了搖。那就是我所責難的而裝出來的却是如此。很清楚地，我實在難以滿意。她應着另外一個緊急的召喚而溜走了。我用鞋跟把釘子揸彎了，再用膠布把那凸出的釘尖包着。那說不定到今天還是桃花依舊呢。

不過這個故事的要點是這樣：蘇聯人民在個人工作上普通是不大高明的，——那個矮子和那個青年一樣是毫不注意於他的工作之是否妥當。水放得慢吞吞地，門扭要加意小心才關得好，可是按照美國的標準，兩者都是屬於不修邊幅之類。

他們誇口，蘇聯沒有失業。這是容易相信的，因爲永遠是一事無成，總須從頭做過。

「我不願意說全蘇聯的一切東西都是用別針和紙夾編在一道兒，」一個美國工程師告訴我，「但是我所以不願意這樣說却是爲的他們的別針或紙夾不夠用。」

在莫斯科到處都能看見工作不講究的許多例子。精緻的新建築物，有些已然殘舊而動搖了。地下鐵道更速

林站裏一張美麗的石子鑲嵌的牆，已經一塊塊地在剝落着，而且磁石已鬆弛搖動了。新舖的人行道，幾星期的時間便腐陷了，油漆差不多在未乾以前，看來已像酸味污穢的一片一片漆成的樣子。終有一天，要說明這個道理的時候，就可以說是優良工作沒有競爭，沒有激勵。有人說工作不致完，在蘇聯是很流行的，又說單靠教育就會把它改變過來了。可是，不管報紙怎樣倡導運動，灌輸作工技藝如何光榮的理論，一直還是不見效果。

職工會也在活動着，——此地我想設設蘇聯的職工會與美國的職工會是具有完全同樣的意義的。蘇聯職工會主要地是一種福利的慈善的機構。在蘇的美國人往往不明白從美國到蘇聯的職工會代表怎樣會連結起來的。他們彼此共通之點甚少。在蘇聯同樣是職工會，但對於「同盟罷工」或者「集團磋商條件」等字義差不多懂不到。

住在莫斯科是個問題，猶如這個瓦解了的世界到處都確成問題一樣。戰爭期間當然沒有新房子建築，而其中他許多給炸壞了或者炸得危危欲墜不得不索性拆毀了。可是現在的人口，已經從戰前僅僅超過四百萬之數，達到七百萬以上。因此莫斯科人民，默望着他們那些人口繁密的街道以及搭

客擠塞的地道電車和公共汽車，殊覺慘慘，往往牽強胡說，「爲什麼這些人當中沒有一些回家去呢？」如其他們走了一部份，莫斯科的生活就自然好多了。

我在莫斯科中心區附近，參觀了五、六所剛在戰前造好的公寓。這些都是像我們家裏那些要把戲鬼生意的屋子。諸多長大的防火建設，弄得房子陰晦了，客堂廳，樓梯廳，全都暗黑難行，對於這地方不熟悉的人委實危險。這些房子都裝有升降機或至少上升軸坑，但是沒有一個是能用的。通通生鏽廢置着，房客却敲着氣爬樓梯。當時是證據確鑿的，將來也許總有一日會開動。

我所見的寓所是勞動作工的人所住，他們並非自命爲大富大貴者流，只是中等階級的斯文人就是了。房間不寬快，多半是窄小，而且在一個中央休憩室的周圍就是一個全體住客公用的廚房，有時還有一個浴室。

一棟七個房間的公寓住了九個人。另外一棟四個房間也住九個人。按我們的標準說，廚房是舊式的。事實上，一切配備的質料，在我們只有分租給人家住的房子才用得着。廚房的水槽盤子是木質的，並且只有一個水管龍頭——冷的。有煤氣爐子，可是市政府的煤氣供應時有時無，所以房客

們通常買些火油爐作補助——這種爐子耗費大了，因爲火油稀罕而昂貴。市內若干區域往往一連幾個星期沒有電，那麼人們就只好早點睡，不然就

用火油燈，再不然就到處摸黑。然而在此種條件之下，房客們似乎住得很快樂；房間雖欠缺則而又家徒四壁，可是清潔得很。這些公寓都有防火建築的設備，殊足驚人，然而你總會覺得有一種濃厚的三合土似的氣氛。

那些經過莫斯科保衛戰而一無損害的人們，就有幾個不堪珍貴的傳家寶物，那是他們小心使用而誇示於人的。美國維多利亞女皇支配俄羅斯建築藝術的手段真是奇重，無論那一件至今尚有的傢具裝設都無非濃重的「維多利亞」加「俄羅斯」的混合裝飾品，至堪歎惋。有些婦女用鈔票或泥盆種花，開花來真够高興。我又留心到被褥或墊子之類都是用顏色美麗的極細軟的料子填裏的。我看過很多的手工藝——繡布，椅墊，枕頭，床布的刺繡和花邊。家庭裝置在過去有個時期完全不見有奢侈品，怪不得商店都拚命搶辦那些質料粗劣，色澤濃豔，花樣新奇，裝璜奪目的燈罩，化到一千四百盧布去申請專賣，大家也樂得化。

照莫斯科生活標準，我所訪問的

人都是富裕之家。我知道有個女人遭遇轟炸，弄到無家可歸，她告訴我一時連一張床一張桌子都沒有。

她很客氣地說，「生活難得很，所以有時候我有點沮喪。可是你有什么辦法呢？除了靜候良機，真是一籌莫展。」

「他們不能再下去了，」有個蘇聯人說，「大家不由得要改善改善哩。」蘇聯報紙上許多文章都說，不久就有大批大批的消費品可以用了！

「布疋呢，鞋子呢，織物和纖維呢，傢具呢，家居用品呢，電氣裝備呢。這些東西現在能用的還少得很。此種情形，就像抽稅過重的建築裝備品一樣，自然是美人所已曉得的。

政府正在倡導着大規模教育民衆去從事改善生活的事業，不但在莫斯科爲然，而且要普及全國。少年們都已動員去教導農民清潔與家政了。有一個教導隊，內中有個二十來歲的女子和一個年紀差不多的誠懇的青年男子。她的任務是研究廁所，他就談論廁所。他們開了一個會，她對那些出席的農民說了一些關於廁所底建築，使用以及清理的話。只告訴他們築廁所的方法和地方，並且簡明地解釋廁所的用法。農民們靜靜地聽講。然後那青年男子來作實地表演（當然是政府預備好的）。他解說糞溺應收集化

作肥料，施用於園圃。一個老農婦打斷了他的話。她用一個指頭指着那女子。「她是對的，」這農婦說，「她所說的很真實。我們一定要學清潔。可是他」，指着那青年，「他說的是鬼話，如果照他講的那骯髒事情，我們怕未做之前就都要餓死了，我和我的女兒也免不掉了。」我覺得這似乎是一個有趣的實例，顯出本然的人性中的叛逆。不過我要賭咒，實際上她和其他村中的其他各人都完全依照他們的話去做了。

假如你和一個俄國人討論我們的生活方式之比較的優點，並且假如到了你差不多要說服他的時候，那俄國人大概就要說，「啊，是的，但是美洲的黑人問題又怎麼樣呢？」這在美國人當中已成一種謬誤。我們自己之間也把這個用來自相分裂。但是我們澈底當心，那不是開玩笑的事情，而且我們要對俄國人為我們自己辯證的時候也殊感棘手（或者總之在問題未決以前，互相辯解也是一樣困難）。俄國人沒有這種問題要解決，在俄國的黑人安居樂業，絕無受到種族偏見的歧視。

我問一個在俄的美洲黑人，他的生活是否比較在家愉快些。他說是的。我問他是否願意回到美國去。他說回去渡個假期就願意。蘇聯人覺得喜

歡的話隨便與黑人通婚，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膚色界限的阻撓。

今日信教自由在俄國是容許的。在現行制度的初期，政府絕對地宣稱「宗教是人民的雅片」，而堅持不斷向所有的教會猛施摧搗。反宗教運動猛烈推進，同時在尊崇的著名的各大禮拜堂裏設立反宗教陳列館。這種事體現在可不復存在了。有些熟悉莫斯科情形的外國人以爲社會輿論的力量很大，所以政府也認爲要權宜允許俄國人恢復宗教信仰。有些簡直主張說教會現下已經爲國家服務了。無論如何，擺子是在擺着回頭了。

莫斯科有多少教堂，從前事實上並沒有關過門，而對着危險的政府的反對而勇敢地做禮拜。不過許多優美的老教堂當時已經改爲電影院，住宅，辦公樓房或者陳列館。今天人民需求宗教的高潮，好像已然把官廳束縛的堤壩沖決了。

雖然地位勢力的報紙之一的真理報始終不斷地與教廷爲難，而一個羅馬天主教堂在莫斯科是極興盛的。俄國的希臘正教從未失却人民的擁護，而且正在日見發達呢。

無論誰，只要隨便到一個正教教堂參觀一下便可以證明人民是決心信教的。我在莫斯科幾個貧瘠區裏到小教堂去做彌撒，看見那些人民踴躍聚

集真叫我大爲吃驚。我從沒有見過快要溺斃的人喘氣，也沒有見過饑餓垂死的人要將久已拒絕的食物塞進嘴裏去。可是現在我能够不難想像出這個人的兩葉肺如何盡其可能地吸氣，那個人當着有狼吃的時候又如何狼吞虎嚥。這是莫斯科人民做禮拜的情形。

許多人在那曾經幾百雙泥濘的靴子走過的地板上伏下去，嘴唇碰在地板上作虔敬的祈禱。他們排隊站在自己敬愛的聖像面前，耐心等待輪流去和聖像接吻。擠滿了人的教堂是靜穆的，人們的臉兒朝向他們的教師就彷彿望住從天而降的光輝。他們靜聽歌詩，似乎受到提升，受到安慰，也像豁然貫通了。牧師們，穿的袍子是用金線，絲線和珠寶釘得硬挺挺的，走過他們身邊，人們都摸摸他們的袍子，吻吻他們的手，並且閉上眼睛接受他們的祝福。他們站在那裏，穿着襤褸污穢的衣裳，穿着殘舊破爛的鞋子，浸潤於信、疑、望、愛之中。縱使他們自己貧窮，襤褸，寒冷，又飢餓，他們還是把教堂弄成宮殿一般。他們出諸愛心，將他們的盧布和戈貝放進捐款袋裏，在香煙中呼吸幾口，望着那些油畫的金與顏色，望着牆上的大理石，望着彫像和蠟燭，大家都用那微小的財物去購取并保有這些個，一如他們正在預得天堂的一瞥。在

這崇高的銷魂的片刻，他們可能忘懷了日常生活的鬼殘可憎。

這些集會的會衆，許多是年紀較大的女人。但也有男子。青年男子，穿制服的男性軍人，水兵，以及工人，也有很多的孩子，張開眼睛站着，很想知道充滿煙氣的禮拜堂的莊嚴偉大。我見過一個祖母抱着年約三歲的孫子，用手教他的小頭顱鞠躬，并且在禮拜中依着適當的時間教他畫十字架的動作。

每逢施行洗禮的禮拜天早晨，年青的母親們就帶了她們的小娃非來了——我去的那一天有十四個。用被子或圍巾包裹着，抱在母親手臂裏，在陰沉的小教堂中嬰兒們圍成個大圈子環繞着牧師。在那兒，有個巨大的楠圓銀碗作爲洗禮盆，母親們逐一個一個地把那些啼哭的嬰孩解開了包裹，像出世時一樣赤條條地奉送給老年的牧師。他把每個赤身的小人兒從被窩裏取過來，托着背和兩腳，深深地浸在水裏，一面歌詩班歌頌了，香煙高高地繚繞，蠟燭在掃過禮拜堂的陣陣寒風中閃爍。當每個焦急的母親接回那滴着水的娃娃兒的時候，她就連忙把他再行重新裹起，趕速走了，就怕孩子着寒生病，又覺得如果眞的這樣病死也總算信主而死，於是又感到安慰。唔，宗教在俄國並沒有死

，而且並非看不見呢。

俄國人對於兒童的態度教我感動甚深。除了政府爲兒童福利施設之外，一般成人對兒童的意識是了解，溫暖與保護。好像是他們對於最近過去的不幸與艱難之記憶，使他們願望盡其最大可能給予孩提以快樂。他們似乎懇切地只要用最美麗的顏色來繪畫孩子們的生命，并且不惜一切犧牲以他們所能辦到的供應孩子們作富麗奢華的生活。一九三六年的清黨，在多數的成人還是活形活現着。戰爭幾年的飢餓和恐怖還很清楚。在他們對兒童的態度上，你看見幼小者們可以希望免受這樣的災難和這樣的恐怖。

至於兒童本身呢，我決不能分析得清楚他們對生活的態度。雖然我所見的大多數是康健而常態的，我却意味到他們蘊藏着一種不像兒童的警覺與甯靜。他們即使身體受傷也很少哭的。他們好像時時刻刻在體察人生，切望時時刻刻都做個沒有功夫哭泣的人。我不能說他們蠢鈍，因爲我看過極端狂熱的兒童，游藝表演會，不住地聽見歡呼狂叫。然而事實上他們活像接受了許多祕奧智識的遺產——恍如好些弱小無力的動物一樣，它們曉得望見母親打個暗號就呆定不動，冷靜地等到危險過去了爲止。

我從未看見過一個兒童勃然動氣

，或者聽見過無理怒吼，我們美國兒童竟拿這些來要我們遷就他們。我從沒有見過俄國兒童要受賄然後行善，我也從沒有在什麼時候見過俄國成人打兒童。兒童在對於成人世界的關係上似乎要力求服從與謙靜，其中我無從解釋或形容。那不是對法律的溫順或者懼怕，而不過是一種承認。

莫斯科教育水準非常之高，不但父母和師長把標準定得高而已，他們并且有迫切的決心要兒童能超越發展。參觀訪問幾個學校和教師的時候，我獲得深刻的印象。我遇見的三位女校長，我認爲舉凡校長所應具備的條件她們都具備了，可謂頂呱呱的。她們是胸有成竹的，嚴肅的，方正的紀律家；有感可畏有儀可象，泰然自若，聰穎了解，教養高深，并澈底獻身於事業的。兒童們以友誼的眼光來尊敬她們，大家和她們談話的時候也毫無拘束或卑諛。不過學校裏大家都是彬彬有禮，全是舊式習俗的禮貌。

課堂裏，在另外一些教師的督導底下，工作進行得非常認真。這些教師很認識自己的職責，這是即使瞎子也看得見的；他們不俱認識，而且尊重其職務視作終身事業。學生們在那裏學習，同時對於作這個機會甚爲感激。他們許多，或者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得受這樣的教育實是自己的父

母所夢想不到的。我想全莫斯科的學校裏都不會有掛名胡混的份子。

學生畢業的時候，他們實在應當畢業。他們受了很好的教育。但是還有一項很大的計劃即使小學裏也實施的，那就是政治訓練。我覺得這種訓練做得異常認真——反覆誦讀地教誨對國家的愛護，對國土的自尊。一個孩子由俄國公立學校畢業出來，就不單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一個少年，而且是受過良好訓練的一個小國民。他堅決信仰列寧之神聖與史達林之不謬。對於政府律令之澈底盡忠以及對於「資本主義」之憎惡與懷疑，在他心目中都已根深蒂固了。一個小小的女孩子，跟了她母親到我旅館房間來作個很短時間的訪問，詫異地望著她的母親說，「怎麼啦，她是個滿好的太太！我不能相信她是個資本主義者！」

在學校即在莫斯科生活的其他一切範圍，國家是重要的東西，而個人的教育與文化都是有定限的附屬品。我所見的其餘一切都莫不如此。我願意找出許多事情要讚美，更敬重，然後還要從中指出一些事情使我覺得我們在美國是無以代替的。例如，關於政府所作娛樂及社會福利事業的設施與計劃我愈聽得多，對於俄國政府的這一方面我就愈加敬重。可是——！這個宏偉的計劃中一個小小的例

子可以說明我的含意。

莫斯科城邊那巨大的史達林汽車廠，有一座「文化休想大廈」專爲工人及其家人而設的。那是一座挺好的現代建築，依優美的計劃構成，所有形式式的娛樂的，文化的與教育的活動，全都妥爲設備。有音樂社，戲劇社，舞蹈班，方音班，諸般專題的講座，在廠內服務的音樂家所組成一個樂隊，各種的體育活動。在那兒，相熟的環境裏相熟的人們當中，俄國工人毋須爭就能找到休息與娛樂。在外邊無論那一家戲院要買包廂票子總得擠軋。如果他想學習吧，那麼他就先要向某個學社登記，然後到工作疲倦之後就乘那擁擠的地道火車去上課。在文化與娛樂的體制下他很容易便能使自己及家人得到所需要的生活變換與快樂。

每逢選舉，這大廈便用作投票所。我留心看過一些工人投票，看見那富麗堂皇的佈置，深爲感動，那與美國都市中的理髮店投票所正成對比。可是我也留心看過他們接收被發給的選舉投票紙，小心摺好，走過投票箱那邊，把票子放進去。他們不把投票紙讀讀，也不選擇候選人——早已選好了。只有一個黨，一個候選人，無所用其選擇。選舉人如要把候選人的名字畫了去，他不妨畫——再沒有了！

。那就是「選舉。」不過投票箱頭一些盆景花草上邊，展揚着一面勝利的旗子，上面寫着：「世界上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政府還要民主一百萬倍。」人民也相信。

啊，俄國是幅大畫圖，你越看得多就越知得多。如果你誠實，你看見你所得見的千種事實都是好的。你不會否認大多數人民是比二十年前富裕多了。每日你都會認識些事實教你頌揚與尊敬的。在你周圍的活力，希望和決心都使你銘刻於心。俄羅斯人民是良好的人民，假如我要，我可以愉快地與他們共同生活，只要人類關係未消滅。

但是硬擠的父道政治的空氣使美國人悶壞了。我們所重視為生命之呼吸的個人自由，個人事業，都是俄國氛圍中所失去的原素。他們要告訴你，當你的眼光放遠些，你會知道這種缺乏完全是爲了更大的利益。可能的！不過有許多地方俄國人所最讚揚的一些事物正受着損傷。例如，俄國人素來引以自豪的劇場，現時正在漸漸淪落。

在美國曾經一度有人極盡努力要建立一個國家劇場(W.P.A.)，可是照我的意見，因爲美國共產黨的歪曲利用，結果弄到簡直不成話。莫斯科的舊中央大舞台也正在得着同樣的結

果。可能地，世界上最優良劇場正受着窘迫和抑壓。就大體說，依然存在着的惟有古典作品——同一的戲，有些在同一戲院，實際上由同一的演員上演了二十年。今天在莫斯科的舞台上檢查沒有一齣新劇堪稱爲優越的現代劇。多數都顯然是宣傳，沒有色素或內容或娛樂價值。戲劇的天才仍然表現於表演上，照明上，配景上，有時候在導演上。可是精神是死的。有害蟲在，在把植物使使着。根本的滋養物，自由，沒有在土壤裏。

有些美國人認爲俄國志在達成「無階級的社會。」我不曉得他們是不是，不過我的確曉得他們至今還未達到。在那兒，有窮無立錐的人，也有享受特權生活優越的人。某幾個「大亨」取得特權而一般民衆沒有希望得到，這是大家默許的，都沒有話說；那是食物，金錢，住宅和汽車的特權。我見過萬千的人民穿得非常之壞。我見過穿了開洞鞋子和襤褸，衣衫的孩子，他們瘦削的臉兒顯出是缺乏適當的食物而他們整個人都表示失却照顧與貧困。我見過千百百的衣袋楚楚的國民，康強，壯健，愉快，滿足，而且他們的子女也都是穿得好好的，康強而壯健。有一次我看見一部光澤閃閃的新的賓士牌汽車，完全用紅色狐皮罩着的。在俄國或許比旁

的任何地方都不見得有什麼兩樣。水是求平的。

今日莫斯科的生活濃厚地具有美國在一九〇〇年所流行的道德色調。俄國已經度過了青春勃發的時期而安定於拘謹的習俗裏面，新政府所慷慨交出給被解放羣衆的糖果，已然被搶了去好好地鎖牢在碗裏裏了。輕易的離婚已成過去，廉價的合法的墮胎已成過去，對家庭生活及其責任，再也沒有人輕視侮蔑了。對對夫妻交換亂交也不輕於嘗試了。婚姻在今天神聖莊嚴的事情了。婚姻局維繫一種崇高的風氣，凡來登記的人民都要意識到結婚必須嚴肅。今日任何人需要離婚都要提出非難不可的充分證據。國家對於將來的軍人，將來的工業工人，在在審才，往日那種胡混已經被認爲無價值而被揚棄了。家庭現在是被尊重，被愛護，被獎勵了。再不像現存政府的初期那樣有人把家庭拿着來嘲弄。家庭之充實并且由此而生活集中，對於國家的前途至爲必要，這是已經普遍承認的。如果要有一個良好偉大的國家，充滿康樂的國民的，那麼生產率就必得提高，而國家此時正在拭目以待。

但是，有個俄國醫生告訴我的——個朋友說，雖然墮胎現在是不合法的，事實上數目還是驚人。到臨診教授

班裏請求醫治的婦女，往往報告她們是有過十次經驗的。爲了戰時多數婦女迫着要做粗重的工作，因而舉止失宜，慘致小產，也是常有的事。許多還是受雇於擔任粗重的手工勞動。我真不曉得將來最後結果會怎麼樣。有千千百百的船上和車上裝卸女工，千千百百的女清道夫，女磚瓦匠，還有千千百百的婦女操勞耕作。或者許多男子戰罷歸來，婦女可以免除這般勞役。

不過今日的母親們在產前都受關於胎兒之留心，并且醫院裏對於母體的照料正是大見進步。嬰兒死亡率已經大大減低，現在正加意研究更求減低的方法。第二胎嬰兒出生的時候，母親立即可以領取一筆小小的現款，由這個嬰兒出生之日起至第五個月止，母親又得支給月費。每個嬰孩到了第十個月，又另外有一筆款子支給這個嬰孩，於是母親也獲得「母親英雄」的獎章，這是沒有一個人，至少我，會否認她當之無愧的。

現正籌劃供應一些住宅給私人家庭，讓大家都得到一點私生活而維持一種真正的家庭生活。軍人之離別妻兒駐紮城市的都盡可能認國家鄉。報紙都寫滿了社論責備那種分離期間耽於戀愛的歡樂的男子，同時叫他們回家到媽媽那裏去。有些做媽媽的利用被

迫分離期間而自尋快樂，也都大受譏諷，蘇聯需要人民對生活嚴肅，而多數的人民也正是如此。

「嚴肅」在莫斯科是流行的字眼，如果你說人家是個嚴肅的人，那是再好沒有的恭維了。你的意思就是說，他是一個嚴肅信靠又有價值的健全國民。在莫斯科的生活是嚴肅的。有個美國人批評的一個要點是缺乏歡快的輕鬆，尤其幼小的一代。俄國青年男女間的關係全像外交茶會時拘束着。俄國的貨車司機是專開貨車的人。他決不肯偷一點兒空，把汽笛弄得怪聲怪響，必要時會危殆路人生命亦在所不惜，去嚇唬那人行道上活潑可愛的女郎。生命是真實的，生命是誠懇的。生命，老實說，有時候不得不成爲一種難耐的東西。

婦女的機會使我感動。俄國婦女謀求個人生計和參與國家生活的自由，比較美國大得多了。一切的工作部門都開放。不但有女教師，護士，律師，法官，醫生和政府官吏；而且在地道火車的女工程師，女電氣專家，女鑛工。她們擔任主要的工作部份是隨處都有的，大規模的集體農場，許多場長是女的，市鎮的行政長官許多是女的，船上的職員也有許多是女的。有女性的木匠，機械師，船匠，泥匠，火車司機，婦女在蘇維埃世界

裏分担工作，又強健，又能幹。美國婦女能得謀個工作的祇是四十歲以上很希罕的人，真是不痛快。在俄國呢，成千成萬的中年婦女在參加着世界的工作，并且爲了這工作而覺着自尊與高貴。

然而我所得的印象竟覺得那還是男人的世界，雖則俄國男子已經給與婦女以自由，你仍然感覺到他們并非真正熱切與婦女相結合。男子似乎獨享多一些快樂。酒樓宴會還是單獨男性的比較多些。青年女郎好習慣於與同性共舞，看電影或聽戲也都是和女孩子去。即使在春天的時候，廣場上和公園裏的青年男女，對於生物學上的異性伴侶的需求，都好像有點冷淡，甚至兩性在一起玩，笑一會也很少的。俄國男人在公共汽車上把一個個男人踢走之後，可以隨即踢走一個女人；至於替女人開門，他簡直不覺得有什麼必要。

權位顯要的俄國人挺善於婉轉油滑，能够曲意親密地吻你的手，教你受寵若驚，然而常時覺得那是徒有其表的。

有些俄國女孩子對我說，他們的男朋友會使用一種技巧在他們的頭部和后部轉動的地方接吻，那是極表尊重的。不過，我所與談的俄國女孩子都是對於俄國男性的普通態度大感苦

痛。

「的確我們得到平等，」一個已婚的青年女子說。「有同等權利出外而且整天苦幹以自貶其生，然後還有權利回家，幹一切家務，洗濯，炊爨，傍晚還要去買菜。這些都是除了招呼小孩睡覺以及給與他們以良好的母教之外的事情」。

不過，如果你是公正的，你大體上一定重視這種兩性的平等，既感可敬，又覺可憐。你遇到這些工作的婦女，面貌常是那麽誠懇、健全，有思想，良善，樸實，你沒有辦法不虛心感佩。你和她們談話的時候就知道她們對於國家及主義如何鞠躬盡瘁，也知道她們對於自己的進步以及爲着子孫孫孫創造新世界的信念是如何自豪，於是你就能够對如此魄力與如此真潔與如此忠忱深致敬禮。

是的，婦女的自由確是應該獲得一個獎章。但是獎章正面是燦爛的花飾，背面還得敘明幾個字。一句往往被人反覆誇述的話：「我們沒有娼妓。」這句話嚴格解釋起來是說，娼妓的主因已經除去——經濟上的必要。不過隨便一個外國男人都可能受到親身的或電話的追求。我會聽人說過，對於幹這種生意的處分是極端嚴厲的。送來的絲襪子或外國食物外國的小小裝飾品是那麽教人目眩，好像勝

過上西伯利亞去研樂。

蘇聯多數的娛樂生活也是嚴厲的。公共的無線電廣播的音樂普通是古典主義的音樂，而且大部份是很好很好的。多數劇場上演古典劇。出版的書籍多數是古典的。大部份詩歌是濃厚的古典味，許多的電影是公文式的片子。蘇聯人民現在深沉而不斷地受着的教養，是文化自覺。

可是快樂就要慢慢地陸續來。你可用用紙牌，用茶葉，用水影，用靈魂的顯現算命。人們曉得如果你跌了一個叉，是有女人來看你，但是如果你跌一把刀，那麽來的却是男人了。你只要把昨晚的夢境對一個具有同情的人說，那就好解明主何吉凶。假如你打破一面鏡子——好，你就知道什麼事了。你會覺得驚異如果你發覺到你爛熟的許多老格言或成語在俄國也是一樣有的，然而有許多老諧談，在美國是人生的局部或大部的，在俄國却受譏笑。

正如我開頭所說的，我熟悉許多俄國人。我另外認識幾個很清楚的。我們知道，如其撒開政治不談，我們很能够找出若干題目，暢快而互諒地談談。但是一提到政治的問題，就沒有會合的見解。他們決不讓步，我也不讓步。

想來想去，我覺得我們可以就下

西伯利亞旅途

美·Richard F. Lasterbach 作
英·譯



作者為美國生活雜誌 LIFE 記者，此文記其自海參崴至莫斯科旅程中所遇之人物，是可以代表美蘇兩國人民之生活態度，及對我國之觀念，文筆亦生動有致。原文載去年十一月 Harpers Magazine。

去年六月，西伯利亞鐵路的「通濟隆國際列車」(International Wagon) 為國際旅行乘客用者，掛在特別快車上，從海參崴慢慢的開出了，在那老式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機車後面，拖了八九輛客車。要完成這五千八百公里自遠東蘇維埃至莫斯科的遙遠旅程。

車的速度漸漸增加了，我問我的同房間的旅伴，一位穿棕色衣服的人，「開開窗子好不好？」他和他的祕書，正在安放行李，向上望着，

「我們要當心溫度和灰塵呀！」穿棕色衣服的人說，「我想還是關着好。你假設要風涼一下的話，可以到外面走廊上去，或是到站時下去散步。不過，如果你一定要開，我可以關照維克多，伊凡諾維支給咱們打開。」

「沒關係！」我聳了聳肩膀，當下就出去到走廊上坐下了。在這裏，我於一瞥中看到乘國際列車的旅客，超過了床位的數目，所以車箱裏便擁擠不堪，而指定的座位床舖，也顧不到男女的分別了。我們這輛車裏的幾個出色旅客是一位蘇俄空軍軍官，他

馬上把制服脫了，換上一件日本絲織的睡衣，他的副官，一個快活的，好談的年青中尉；還有一位小身材穿着駝毛茄克的，是個黨務方面的官吏，可是說不清他的位置職務。

這三位是車中最「重要」的乘客，前些日子，這車子行駛時，被一羣匪徒用石子擲擲，把外面的窗子打碎了兩塊，車上的兩位看車就找到他們給簽字證明說這損壞情形不干他們的事，是不知名的人給砸的，絕不是由於他們未能克盡職責，那小個子，和軍官，我的同房客人，連合起來，又到別的車上找人給他們簽名。

在十二天的旅程中，許多人都來謁見這位軍官，和黨官，但他們從不會出去拜訪過任何人。為了表示友誼，我贈給他們幾本雜誌。那個副官的

同房客人是個活潑的，中年的女郵務局長，他是我們車中唯一沒有隨從的女客人。他們常常坐在一起玩牌或下棋，大家都很和氣，特別是對於我，當我到走廊上或者在車站散步的時候；但是，絕沒有人和我開談。

另外還有三個不大說話的俄國領事官，兩個紅軍海軍軍官，一個眼睛很亮的海參崴船廠工人，帶着他的太太和孩子到高加索去休假，他說，這是他五年來第一次休假呢！一個礦場視察員，走那那一端，還有一個四個人組成的家族。

這次旅行好像比一九四三年我從巴庫往莫斯科那次更加沉默，說話的障礙更多！那時我的旅伴們都希望着：美國人，感謝美國給他們的罐頭食物，運貨車，並且問我什麼時候開關

列的問題傾談，又幽默，又可以交相得益：上帝，宗教，戀愛，家庭，子女，食物與炊事；生活費，家政，生活程度，文學，戲劇，跳舞，電影；算命和一般的異端宗教；園藝，特別注重栽花；在美國和俄國旅行，建築，裝束和古董。也許可能還有旁的問題，包括對於各種事情的計劃，自然聯合國也在內，婦女所佔的地位。此地我們是一致同意的。我們雙方用來評論這個重大事情的只有一個字。這個字就是「希望」。我們誠懇地希望這個字會實現。我們一致認為「我們的領袖」必須使這個字實現。

我和那些與美國人的觀點心理都大有差異的人，居然能够彼此了解同意，那真是使人驚愕的！我們建造美國。美國是我們心靈與希望以及腦袋與雙手直接產品。屬於我們所有的這個國家是寶貴的，有力的，韌性的，強壯的，而且我們常時把它根本踢翻了再來塑造一種更近理想的型式。

另一方面呢，俄國建造俄國人。俄國是很老的，很聰明的，很深沉的，很堅實的，根本不變的。俄國人愛俄國猶如他們愛上帝。他們把地當作偉大的永久的真理而敬重而崇拜。我真正覺得今日向神沖擊的怒潮，她正耐心忍受，認為最後要使那奇異的古邦顯出她基本的美與力，這是必需的

第二戰場。

但是，現在却非常沉默無聊，雖然空軍軍官和黨官時時向我說着極客氣的話。我不想見任何人，除非他願意來和我談談。到後來，那海軍軍官和礦場視察員對我非常誠懇，他們替我翻譯——把英語譯成俄語，當我不能用俄語表達意見的時候。

晚上的藍天亮得很，直到十點鐘，連燈都不開。燈來了，我開始分發幾冊美國刊物給他們，這刊物是美國情報局在俄國發行的美國報，隨帶在我的行李箱子裏的。我的同房客對之並不發生興趣，他寧可翻閱着一部巴爾札克的小說，「三十歲的女人」。但他的秘書却翻閱着報紙上幾張像片，指着愛森豪維爾的一捆說：「非常奇怪的大將」，他用俄語說。下面，就改用了英語，「將軍，……頂好，……是『General……』Very good……Yes? 我同意他的話。『朱可夫也不差。』他又說起俄語來了，我還是同意着。於是，伊凡諾維支，他的秘書，向我打了一個擺子，（攬指作聲）突然攬住我的手，我們成了好朋友。

午夜一時，那個老年的「看守」（即車役）進來了，禿頭，駝背，寬肩膀，從先會當過兵，他把床舖拉下來，鋪好床單，我的是下舖，而且非

常舒服，——這是第一夜。

二

第一個早晨我醒的很早，但並未起床，直到我的同房攪得我非起來不可。他差不多十一點鐘才離開床舖，于是我們同進早餐，他建議吃茶，同時他的秘書就遞給他那只日本製的熱水瓶：

「你吃茶嗎？我要吃咖啡。」
「沒有咖啡，」他說，「我只有茶。」
「啊，你喜歡咖啡嗎？」
「沒關係，我有茶。」他又說。
「好，我吃咖啡！」
我們面對的坐着，熱水在我們面前慢慢冷掉了。
「可可怎麼樣？」我問他，他好像高興了。
「好的，」他說。「在上面有可可，」他爬上行行李架子去取那幾只盛食品的盒子。
「我已經弄好了。」我把食品盒子早已放在桌子上。
他假作不聽見，還是往下拿他的盒子，我們就吃他的可可。

第二天早上，我堅持用咖啡，這回我戰勝了，那俄國人接受了我的意見，一句話也沒響。這之後，每天早上我們是既吃咖啡又吃可可，至於茶，經過雙方同意，改為午中用。

我們又交換香煙：他帶了一打多大盒子駱駝牌，當他看見我很喜歡抽這煙時，給了我一大盒，我把我的煙也給他一大盒。次早，我的同房和我交換了名片——密琪爾，F，阿介也夫，蘇俄駐中國商業代表，（暫代）他說，在上海夜總會上，曾看見過我跳舞。

「告訴我，」阿介也夫說，「你在什麼地方學的俄語，說得這樣好？」我否認着，我曾學過一點旅行用語，當一九三五年初次訪問蘇俄的時候——諸如定貨，開事，買物，吃酒等，……一九四三年，在回莫斯科充生活雜誌記者之前曾在一個夜學校里學了四個月，而且，在日本和中國曾經短期的練習應用過，可是說得並不好。「但是，我講的話你都明白！」阿介也夫說。

他很想知道我對他們的國家是否「友誼」，我立即答覆他「是的」。他說他很喜欢美國，如我所遇見的一般俄國人一樣，他也在誇獎着美國的空軍名將狄安娜，杜澤（會為電影明星——譯者注）和駱駝牌香煙，罐頭食品等。

在哈巴洛夫斯克車站我下車照了幾張照片，當我加入排隊購買本地報紙的時候，一個警察來了，他告訴我，照像是不許可的，並要我的旅行證

洗滌的浪濤。老沙皇，新領袖。有什麼關係呢？到底總有一天，無論在什麼領導之下，老舊的本源的俄國終要出現而光芒燦爛的。每個俄國人憑着他血脈中的每一滴血，這樣相信。

「你以為我們兩國之間要打一場仗麼？」有幾個俄國人分別在幾次的場合中這樣問我的時候，都是非常誠懇地，緊握着我的雙手，細看着我的雙眼。「你以為要麼？」我問他們，美國式以問題答覆問題。「我不知道。上天是不許可的。」可是，一個年青的婦人爽快地說，「胡說！我們為什麼要打仗？你們並沒有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我們也沒有你們所需要的東西。我們打什麼仗呢？」一個男人說，「五年之內。戰爭不可避免。世界不能聽任這樣子一半奴隸一半自由的。」（他的意思說，「我們」是奴隸，「他們」自由。）另一個男人說，「對了。至少二十年以內會打不成功。二十年後就會有一次戰爭了。在資本主義底下總是常有戰爭的。」

於是一切回歸到主要的差異點：「全體主義」。那是一塊岩石，諷解的船是於此粉碎的。美國人觀察着美蘇諸般事件糾纏不清的現狀，很想知道我們許多敦睦友誼的表示為什麼都受到那麼冷淡的拒絕，他們想知道為什麼俄國的人民不運用輿論來逼促他們的領袖改變現前的落頭政策而讓更友好的關係建立起來。他們忘記只要與外交有關之處是沒有輿論的。鐵幕背後，「政治局」穩坐馬鞍上呢。

看，然後他警告我：「以後不要再在這兒照像了！」他把旅行證還給我，「我已經照够了。」我答覆他。

一刻兒，我忽然遇見一位老友，這是我從上海到海參崴海程中認識的，他是個職業的花邊溜冰家，大家都叫他「蒲巴」。

「官樣文章」！他喃喃的罵着，當我告訴他一切以後。「俄國永遠是這樣！但是，他許你帶了照像機，還算不錯！」

和警察麻煩了一回之後，又去買報，這天報紙上重要的國外新聞是：六月七日：「美國丁尼斯省哥倫比亞市，有一羣黑人被判處謀殺罪。這法庭完全是白種人組織的。……丁尼斯州正義維護委員會在伊利諾爾，羅斯福領導之下組成……雖然多數美國報紙對此消息毫不注意，但「每日工人報」和黑人的刊物却供給了詳細的情報。」

我想我一定曾聽到這些乘客關於此事的議論了，在到達莫斯科以前。在哈巴洛夫司克附近我第一次看見日本俘虜穿着草綠的制服在沿路工作着。我指着這些人給那年青的看車人看。

「爲什麼不要他們做工？」他說：「假設他們勝了，俄國人不是照樣得給他們做工嗎？他們的待遇並不差呀

，我想。」他這時離開了這輛車相，回去拿了一疊哈巴洛夫司克的新聞紙來。

「我想，或者此地的日本俘虜會比美國的黑人的待遇更好些呢！」他說：「是不是？」

我向他解釋這兩件事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他們的本質不相同。「你只看了一眼，還有那一面呢。」我遞給他一份美國畫報，上面也有關於黑人的事，可和這個新聞大相逕庭了，我說：「對於黑人不公平是犯罪的，美國人是反對這種罪過行爲的。」

他翻閱了幾頁，我想，也許有點疑心吧，我先發制人的問：「美國的宣傳刊物是不是？」我的攻擊收效了，「不是，你爲什麼這樣說？這是個十足的官方刊物所以，他的話一定是可靠的，……」他作個鬼臉，接受了我一枝香煙。

那天下午阿介也夫提議到餐車去吃飯，只有幾個紅軍軍官在那兒吃着，蒼蠅嗡嗡的飛來飛去，我們坐在一個鋪着污穢臺布的桌子上，有個套着皮套子的價目表，我們要了黑魚鱈，黑麵包，牛油牛排和煎馬鈴薯，咖啡，自然還有伏特加酒。

我們正在迅速的吃着士司并用俄國話慢慢談天的時候，旁桌兩位空軍軍官辯論起來了，一個說我是英國人

，一個說是美國人，最後，他們跑來問我，這一問引起了一大套的話，我們在談論着對於朝鮮駐軍的不同意見，並討論起美蘇兩國的復員法來。

那位軍官向我問起美國復員法時，我覺得我的俄語字典實在不够答覆他這太專門的問題。並沒得我許可，阿介也夫自動的作了講譯，他的英文講的很好，比起我的俄文程度來可是強得太多了，我責問他，爲什麼早一會他不說英語，他很難爲情的說：「你的俄語很好，我的英語真不行，重音：……」

我才明白原來兩國的復員法有着很有趣的不同：蘇俄的兵士在復員時有一筆很大的復員賞金，兵士服役一年者，給與全年薪俸，官佐則大爲減少了，在役一年給兩月俸，兩年的三月俸，三年的四月俸四年的五月俸。

凡是退役的老工人，限在離開軍隊一個月後回原地原工廠。所有的男子，自二十七歲至五十五歲及婦女都准許回家，——那個將官告訴我，——還有高等學校和大學畢業生及受傷的榮譽軍人。我問他從什麼地方知道美國的復員法，他說，是從一個英國辦的在俄國發行的報紙上面看到的。

我們這頓飯的賬單差不多用了六十元，魚醬要七元一客，這是頂費錢的一道菜！等我們吃完咖啡，那軍官

一定又請我們吃了一盃白蘭地。

那說話的軍官，名叫哥拉包夫，他又加入另外一個軍官關於飛行堡壘的討論，他緊緊的握住我的膀臂，用他藍色的眼直射着我，

「你們美國人對於邱吉爾在福爾頓的演說有何感想？先生！」他要求我回答，把那法文的先生 MESSIEUR 差不多讀成三個音了：Mess-sour-ee。我連忙解釋那時我正在上海，對於美國人的反應是不大清楚的。

「我一讀到那篇講演」哥拉包夫說，他的眼還在注視着我，「我想戰爭又要發生了，我不需要戰爭，我要回家！」他從內衣袋裏拿出一張像片，是他全家的合影，「他們曾在被佔領區呢！」他簡單的說着。

夫里琴科，他的同伴，指着自己的鼻子說：「也許是一件好事，這使我們明白了自己是立足於什麼樣的事實之中。」大家都沉默了，於是，他兩問我是否美國兵在滿洲參加了中國的內戰，等我解釋明白這純係謠言之後，他們好像安慰了許多。

「關於朝鮮問題究竟怎樣呢？」哥拉包夫出乎意外的問我，好像一個會議的主席處理議案似的。

阿介夫本來不會插言的，除了偶爾作一回翻譯。「朝鮮必須獨立，」他忽然說，我立即表示贊成。夫里琴

科也一樣。隨後，我們就握手告別，哥拉包夫說：「朝鮮在一二二年內必須獨立，不錯，但他們的民衆必須從經濟的奴隸狀態下解放出來，從地主主義中解放出來。」我們分手了，約期再會。

在整齊而近代化的貝羅比得費車站那裏有一塊猶太人的自治區，我見一個猶太家族給一個紅軍女軍官送行，她的橄欖色軍服上沒有肩章，可以斷定是最近退役復員的，他爬上國際列車和餐車中間的掛鉤地方把箱子放倒做成坐位使自己可能得到舒適。

「你到那裏去？」我問，原來他是到克拉奧雅斯克去，學習獸醫的，戰時，他是兵役局的職員，名字叫奧爾加，波利謝夫娜，貝利考夫斯基，他的頭髮梳成辮子。

「誰供給你的教育費？」我問

我連這種最基本的事實都不曉得，她好像異常吃驚！「所有退役復員的人，是可以由國家供給學費上學，而且，另外還有每日的津貼，衣服，伙食等等」

「你的津貼有多少？」

「大約一個月二百盧布吧，——假使我的程度比一般高些的話，還可多些。」

「這倒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的制度。」

「你怎能和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她說，「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生活水平以上的配給，好學生，和好的工人一樣，更可以多得些。」

車停止在比拉站，奧爾加跳起來，伸伸她那裹了棉褲的腿。

三

第三天好像特別長，沉悶而單調，太陽也沒有出來。列車每二十分鐘就在小站上停下來，俄國人們在玩着「Preferenee」一種無盡無休的四人紙牌戲，我是不會的，也有人下棋，我也是生手，還有玩一種更爲複雜的骨牌的。

我們從飯車上要了飯來吃，菜單上許可人選擇牛排，有煎蛋的，或是帶葱的豬排，阿介也夫打開一箱阿根廷出品「倫敦牌」的松子酒，並強迫我吃，可是無論他怎樣說，以至和我爭論，我還是吃我的「伏特加」。

「伏特加」，他看不起的樣子，「沒味！」他倒了半杯松子酒，切了幾片香腸，用手指捏起一片，放在鼻子上嗅嗅香味，然後，咕嚕，把酒吞下去，把香腸也放入嘴中。他時時在想品這酒的滋味，但我看是始終也沒品到。

中飯用過我在車箱走廊入口處開步，那年老的老看車上春寒未盡，我的

是燒他的湯壺，（一種茶具，俄名 Ombak）他向我敬禮……

「美國人真好！」他柔和的說「好久了，我想讓你知道這是一輛有名的車廂，我今年活了五十九歲另四個月了，在這車上修整作了三十年事，我可以告訴你誰乘過這輛車，一九二二年還是一九二三年，我有點忙了，一位中國大官——你知道現在他是誰嗎？蔣介石！他曾乘過這輛車，睡的是第九號舖位。我記得很清楚，他始終也沒睡過。後來，便是施威爾奈克，也坐過。他如今是莫斯科最高蘇維埃的領袖了，還有加里甫，他已死了，他坐車的時候，和我現在的年歲差不多。他來的時節，農民們是多麼熱烈的歡呼呀！有一個時期，這車曾經是瓦西里，康丁坦梯諾維支的特別車……」

「他是誰？」我問。

「瓦西里，康士坦梯諾維支布赤爾將軍，原是一個老鐵路職工，他在遠東作了許久的大人物，他自稱是遠東共和國的主席呢。」

「他是怎樣的人物？」我給了他一包香煙，他謝謝我。

「他是個怪人，……矮胖子，小鼻子，」他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他防衛哈巴洛夫斯克，向白軍作戰，」老人搖搖頭。

「現在他到那裏去了？」

他聳聳肩膀，「他是頂聰明的，……還有馬克希姆，馬克希姆維支，那便是我們的高爾基，你聽說過吧？永遠穿着口袋似的褲子，藍襯衣，汗衫的高領子高捲在外面，他有個又大又長的鼻子，……他常常許久不刮臉，有一回，他要在會場講演了，還是我給他刮的臉呢。就在這湯壺的前方，我給高爾基刮過臉。」……

我問阿介也夫布赤爾將軍以後怎樣了，「他是在離這兒不遠的牢獄中嗎？我好像記得關於他的失蹤有許多神祕的傳說。」

「沒什麼神祕。」他用英語答：「他同土哈吃夫斯基那一羣一陣走了。」

「是不是槍斃了？」

「我不知道，親愛的，不過，我不相信他還在人世。」

次日一早到肯尼夫斯喀亞，太陽出來了，我在車站開始照像，有兩個水手，從蘇俄太平洋艦隊中回來，要求我替他們攝個照，以爲四年前在一起工作的紀念。我很願意給他們照，但很難使他們明白，在到莫斯科之前這照片是沒法說出來的。水手剛走開，一個激昂的，紅臉膛的戰車隊軍官向我說起他的故事來，他的坦克如何裝備，如何與美國合作，在奧地利打敗德國人。

「你喜歡我的國家吧？她怎麼樣？」

「很美」我說。

「生活水準呢？」

「好的，」我極力搜集我的俄語字彙，他繼續說：「是差點的，我知道，我也到別的地方去看過，但在五年之內……」他笑了，並用德文數着說：「一……二……三……四……五……，那麼就會好起來了！」

「斯塔林說的，」我說。

「我們也說的。」那戰車軍官大聲說，擺動着他的路膊，「我們，當兵的，做農夫的，還有民衆們……」

這當兒一個魁格的警官打斷了我們的話「你在這裏照樣來嗎？」他問。我說是的，他要看我證件，查閱我的護照，圍着我的人們都閉口不言了，警官把護照還給我，給我敬個禮。

「好的」，他高聲宣布，「他是個記者，並有照像機，我想是應當照像的。」

羣衆們笑了——也可以說是放心了吧，坦克軍官用膀膊揀着我，帶我到車上去，「那些人們的麻煩你不要在乎，」他說，一面向警官點着頭。「他正要想和美國人找話說，你儘管走你的，照你的像就是。你要知道，仗已經打完了。」

我謝謝他和他握手。

回到車箱，你問阿介也夫願否與美國人談政治問題。

「有好些時候，我也願意的，」他說：「但你們美國人太好爭論，特別是關於幾點基本問題。」

「都是什麼？請你舉個例！」

「譬如言論自由啊，出版自由啊，批評自由呀等等，我聽不到不是一次了。」

你又問伊凡諾維支是否打算把那本美國畫報給他的女人和小孩子看，他們也坐在這車上的，「不，我告訴你，」他說，「他們是正在高興着要到莫斯科，但在莫斯科，仍然有許多東西不能像你們那樣享受得到，而且不是短期內可以享受得到。」他笑了，「你明白罷？」（意恐因美國畫報所載引起牠們的慾望）

「斯塔林的五年計劃一定會給咱們這些享受的。」阿介也夫說。

直到天色極晚太陽沒了，車子裏才開始了各種味道，一種多日不洗澡和舊油管子及各地食品包裹混合起來的怪味。我們的車廂裏幾乎是不能忍受的熱，多灰塵。我快活的問阿介也夫，是不是五年計劃完成之後，可以改善一下車箱裏的空氣。他臉紅起來，把香煙擲到地下，他生氣了，這是在全個旅程中他第一次生氣。

氣。

「什麼空氣不空氣的！」他用英語叫了，「我們國家只需要車輪和其機件，也許你們美國人此刻正要求改善空氣，你們國家在三十年中絕沒有被外國侵入三次呀！呸！」他吐了一口痰。

過了一會，他平靜了，「你是很難明瞭的，」他用俄語柔和的講，「過些時我告你我的故事，一個艱難的俄國生活的故事。」

「我極願聽到！」我說，但他却始終也沒講。

外面忽然噉噉口聲音，我到走廊上一看，原來那青年的看車正在用瓶子盛了水，含在嘴裏，然後再噴到地毯上。

「把塵土壓下去。」他向我解釋，一面還在咕嚕咕嚕的噴着。

四

在干斯克車站有個指路牌，寫着：「至莫斯科四三六八基羅米突，至海參崴，四九八〇基羅米突。」我這才感覺得我們走得是這樣慢。

過了干斯克我和樂門乞克談起來，他便是曠場視察。我告訴他我在撫順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露天掘，（即露天採煤）那時，還是一些俄國工程師在管理着，於是他問我生產數量，

曠場暫時生產狀況，及將來的發展，關於政治糾紛——中蘇兩國的——一字不提。

「新五年計劃」他說「將在西伯利亞開發新曠，使之自給自足。」我問他西伯利亞目下曠產狀況。

「我可以告訴你目下的情形並不好，自然，你明白這不是和沙皇時代作比例呀！」現在是戰前的設備未能完全恢復，工人工作的時間太長，住處衛生設施等均不講究，而全部重心只置在生產。如何克服戰時狀態是第一件事，此刻人人都希望立即作好，但憑經驗說：這是難的。關於生產，現在已有全部新計劃，戰時，一切方案都是從上面發下來的，政府說怎樣就要怎樣，如今呢，則由地方主管機關決定，逐月的定貨供需數字，運輸，等問題，都可以按照計劃安排了。」

「目下已竟作到什麼地步了？」

「像我這樣的人現在都派出來協助改組各工場。曠場並非你們想象那麼困乏，我在莫斯科附近幾處看得很清楚。但工廠的情形，太壞了，特別是那些還原了的消耗品工廠。」

「爲什麼？」

「各種手續又都變了。當戰時，他們改爲戰爭用品工廠時，莫斯科把各種手續都給他們安排好了，定貨，

運輸，價格等等，但現在他們却必須以品質競爭。」

「競爭？我想，在戰後物資缺乏之時，什麼樣的東西都好銷的吧？」

「並不，國營商店是貨物的主要分配者，比如說，一種手套，他會到各工廠去看品質和價錢，假定有一個工廠的物美價廉，他當然就定下這批貨色，而那些品質劣價高的工廠就被查辦了。」

「那麼，在蘇俄的工廠中，也有欺騙的事麼？」

柴門乞克並沒像我預料那樣生氣，「戰時，差不多是沒有的。現在，有些人免不了，正在極力抑止呢。」

我告訴他，在中國，滿洲的共產黨還是把許多生產事業置於私人資本之下，他們說，由官方經營，效率總是不行的。

「那是中國呀！」礦場視察說：

「對於中國人我們還能抱什麼希望嗎？」

「你的爽直很像一個美國人呢！我告訴他，他很高興。」

第八天是最麻煩和最冷的一天早晨，我們還沒穿衣服就出了車，一羣匪徒打碎了車上的窗子，使看車極度恐慌，在忙亂之下，他忘記掃除車輛，只把那些玻璃碎片掃了出去。

一個鐵路稽查在午後上車了，他

看見兩個看車正在打瞌睡，而車箱中充滿垃圾，那稽查立即大怒，他向兩個看車大聲的訓斥，乘客都可以聽得見。他用各式各樣的罵着，甚至提到大戰，提到俄國軍人的勇敢，以及美國人的觀感。

「我聽說這車上有個外國人，」他說着，「他若回國時將怎樣說我們？他一定在華盛頓罵我們俄國人的生活都像豬！而俄國鐵路的看車只會睡覺！」

好容易這傢伙才平靜了，當那個軍官和黨官給了他一杯日本威士忌之後，並告訴他，這兩個看車平時服務還算好。

第三天在一個小站上我照了幾張農夫出賣農產品的像片，還有坐在車頂的旅客，也照了下來，有個沒刮臉的空軍軍官，領子咧着，頭髮亂七八糟，向我走來，他用英語說：你為什麼要照這些像？幹什麼用？從我離海參崴起，你便是照這些農人們的像，究竟是什麼意思？話說得很生硬。

「我是記者，我要把這次旅行紀錄下來。」

「那你為什麼專照農人們的像呢？」他堅持着，他身上帶了五個又大又圓紅色的和金色的，琺瑯質與金屬的助章。

「我喜歡他們的面孔」我說，「

我們在美國很少看見俄國農人呢！」

「為什麼你不照紅軍的像片？」許多好奇的羣衆圍起我們來，我告訴他，已經照過紅軍的像片了。

「你會講法國語嗎？」他問。

「很壞。」

「好的，那麼，你為什麼要照車頂上這些人？」

「為什麼不可以，不是很有意思嗎？」

「不有意思，*It is not interesting*（應當說 *uninteresting*）沒意思，此處形容此人英語不佳）那些像片不是要給英國或是美國人看嗎？那裏對於我們國家是很不好的。」

「可是這是真的呀，不是嗎？」

「真不真沒關係，請你照別的像就是，比如，紅軍，樹木，公園等等都可以。你從海參崴起總是照農夫和車頂上的乘客，我不明白這對你到底有什麼需要！」

「因為我要表現這次旅行的一切。讓別個地方的人曉得你們的運輸工具不夠，你以為是有害的嗎？自然，這理由是必須說明的，美國人知道，許多車輛在戰時損失了。假使說明了這種擁擠的原因，對俄國又有什麼不好？莫非你要外國人以爲俄國一切都完備，車輛也很夠用嗎？如果那樣，一個人到了這裏的時候，他一定會知

道是受騙了。」

那軍官張着大嘴，一句話也說不出。

「你說的太快！」他說，「不可不憐一點，說法語？我太太是莫斯科法語學校教師，她很想見見你」他走遠了，去帶他太太。

五

莫斯科只有一天的路程了，餐車老板拿着一本紀念冊來讓我們題字，我，阿介也夫，和許多常用的食客都被請求着，他要我們說他服務週到，菜品精美。那年的看車也來簽名，無非是說他們工作勤勉，周到罷。

這老頭一直等到我們都簽了名，他感謝着「好，好，好，」隨即又嘆着，「你們年青人覺得旅行是個樂子，在我老頭子可只有不斷的工作，我要天天數床毯，換床毯，擦銅器，特別是痰桶，把一切傢具弄乾淨，打掃每處。」

我告訴他，「將來你也許會成勞動英雄呢！在你七十歲以前。」

「謝謝你，不要忘記了，以後要坐西伯利亞大通車的時候總要記住坐這輛車，二〇二一號。」他向我敬了禮，到別的車輛去簽名了。

有許多時間我是消耗於和坐在兩車中間的那位小姐談天的，等到奧爾

加，那位猶太女郎，下了車，這裏又換上一位年輕的飛行師，德米特利，庫散諾夫，他從斯塔林那哥斯克來，在軍隊裏幹了六年了，現在回家去結婚，未婚妻還是戰前訂的。他把我片給我看，梳着大辮子，寬大的胸膛，咧着大嘴在笑。

「漂亮，」我說。

他吐着牙笑了，他那又髒又亂的頭髮剪的很短，大個子，面上很和善。穿黑一身染滿油污的外衣，原來他還是個油漆匠。

到莫斯科的前一天，一個紅脖子，短身材，粗聲粗氣的軍官和他攜在一起，制服上也沒有肩章，他名叫伊格爾，巴甫爾維支，米列衣夫，曾經當過隊長。

戰爭發生時他才十七歲，正在基羅夫學院讀一年級，「我在第三白俄羅斯戰綫，」他的粗聲好像車站上那點喊站名的人一樣，嘩嘩嘩，「我在昆尼格堡(德地名)受了傷，鎗子從頭上進去了，醫院裏派三個醫官給我看看。」德米特利和我說：「他的左眼是一個死人的眼睛換上去的。」

「一九四五年五月」伊格爾說，「我被派到貝加爾前線，德國人已經垮了，我坐着這條路的火車。現在，我却要回莫斯科。到那兒去學地理和歷史，然後，再回基羅夫作教員。」

伊格爾又說他曾在波蘭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等地作戰。捷克斯拉夫比任何地方的生活都好。他宣布着，「比俄國那兒都好，除了莫斯科，好街道！好房屋！好學校！好潔白的工廠！還有許許多多別的，他們才真是能賞識俄國文化的民族，俄國音樂，俄國作曲家，他們都不會忘記的……」

德米特利要求他說明誰在統治着捷克。

「你真非沒看報嗎？」依哥爾覺得好笑了，「選舉已竟完成，共產黨是第一大黨，一個共產黨員，我忘名字了，是內閣總理，總統仍然是貝尼斯。」

「好人，」我說「我和他會過幾次呢。」

「不錯。我想，我要到別的車上去玩玩了。」他出了門，從掛鈞那裏爬到另一個車廂里去。

「德米特利，這次旅行，恐怕你太辛苦了罷？」我說。

「你不要以為我非跨在這裏不可，」他抗議道「我是個空軍上尉呢！你看」他從外衣口袋摸出一張紙來「我本來有頭等車票和軟輔的分配證的，不過沒有候到我罷了，要換到還得等兩星期，我因為急於走，所以情願站着。」

忽然，那個叫伊格爾的傢伙又回

來了，「沒有下棋，而且，我很想問這位美國朋友一個問題，就是：你以為戰爭完了嗎？」

「是的，當然。」

伊格爾哈哈大笑：「你頂多說對了一半。軍事戰爭完了，可是政治戰還在進行，你看，中國，德國，朝鮮，波蘭，希臘，印尼，法國，以及其他各處。捷克人，南斯拉夫人是沒問題了，自然，還有我們俄國，但別處，政治戰！還有幾國有內戰，不是嗎？」

他不等待我的答案，又爬到別的車廂裏去了。

德米特利說：「你覺得他的話奇怪嗎？」

「不，他也許受刺激了，但他的意思是清楚明白的。」

德米特利看看他的手錶，那差不多有一塊洋錢大小，「再有十四個鐘頭就到莫斯科了。哎呀，僅僅十四點鐘了呀，你高興跳舞嗎？狐步！——華爾滋……還有漂亮的女人！也許有美國影片，我將在莫斯科停留到我的錢袋許可為止，」說着，他拿出很厚一疊盧布票子來。

「你是搶了銀行吧？」

「這是我的復員費呢。」

「德米特利，真的，你說什麼人打敗了日本？」

「我們」！他很快的說。

「美國，中國，英國，怎樣呢？」他難為情了。「對不起！」他說：「剛才我忘了，不錯，我們大家打敗的。我並不是說俄國一國打的！我只是說滿洲。」

「你們俄國也會想到，在你們加入戰爭之前，美國已竟和日本打了四年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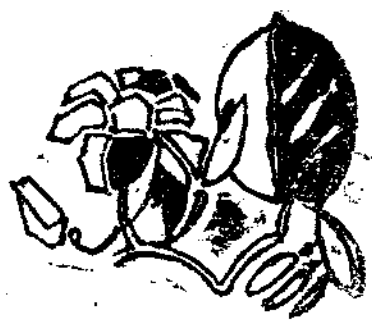
「是的，」他說，但他的態度並不明朗。「我們從報紙上讀到不少你們空襲及海戰的新聞，但我們却真正和日本陸軍主力作戰呢。」他停了一下，「那是真的呀，不是嗎？」

我把種種美國抗日的材料都搬出來，當我說完的時候，德米特利道：「假使你所說的都是真實，我也許對你們沒能够完全明了，但我要反問你，你們英美人有幾個真能明白俄國對希特勒作戰的犧牲呢？」

「有許多人是明白的，不過，不會是全部。對於離開三千多公里以外的人民，讓他們了解這些本是難的！我想，說不定有許多人已忘記了你們的損失，人呀，家產呀，工業呀，資源呀，等等。」

「我很高興你能這樣誠懇。我將來很想和太太一起到美國去看看，——僅僅去觀觀光。在紐約，有比莫斯科更好看好玩的東西嗎？」

對於任何一個生長在鄉村的俄國



介紹蘇聯特輯

人，你要說有的地方比莫斯科還熱鬧，還千奇百怪，還摩登，還有趣，那他簡直不會相信。你若和他說紐約，也許他在口頭和你講着客氣話，但心裏總以為你是瞎吹，想把莫斯科壓下去。美國伊利諾州沒有見過世面的農夫何嘗不如此，他們只知道芝加哥。莫斯科，當然是個大城，何況還是全城的政治中心，全世界共產黨的中心！

六

最後一夜幾乎沒有人能睡着，箱子裏存着的伏特加酒和松子酒都拿出來了，開懷暢飲。長途旅行往往在最後的一段顯得特別緊張，激動。伊凡諾維支唱起來了，他三番二次的領導着大家唱「我們的莫斯科」，而且非叫我也學俄國歌不可。

一會兒，我們唱完了，酒也喝完了，和衣而睡。剛剛早上五點鐘，老看車就叫開了：「莫斯科快到了，莫

斯科快到了！」雖然按時間說這車非十點鐘不能到。他幾幾乎每隔十五分鐘就叫一遍，直到每個旅客都被吵起來，穿好衣服為止。

六點，離莫斯科還有七十五公里，車停了，換上電氣車頭。阿介也夫，伊凡諾維支，和我，開了一個慶祝的宴會，作爲早餐！吃畢，我和他們說：「幾天來我也沒敢問你們的感想和意見，現在，在我們分手以前，我要你們答覆我一個問題，」

「O.K.」阿介也夫說，伊凡諾維支附和着。

「我問這個問題，完全站在朋友立場，絕不是因爲你們是蘇俄的官吏，我只要你們私人的意見，也就是蘇俄一般公民的意見。關於你們國家，那一件最簡單的事是最需要使一個美國人了解的？有什麼簡單的事實可以幫助他了解？」

長時間的沈默。最後，阿介也夫說：「作爲一個記者，這種問題，你最好問我們的上級官吏，你頂好問斯塔林大元帥或莫洛托夫委員長。」伊凡諾維支馬上同意着。

「我不需要他們的意見，我只要你們，一個蘇俄的公民的意見。我也需要你們代表他們發表意見，只要你們自己的，一點官方的也不要。」

阿介也夫領會了這個意思，他思量一下，用牙齒咬着下嘴唇，然後，指指鼻子，他說了：「美國人說俄國在中國傳佈共產主義，這是沒有的話！美國人必須明瞭這一點。」

我寫下來他的意見，然後又問伊凡諾維支，他正在無聊的注視窗外，「你呢？」我說。

他吃了一驚，「我？我是個工人，電氣工人，我決定不了你的問題。」

我和他爭論着，但他堅持不肯答覆。

八點鐘，看車在走廊上跑來跑去，在每一車箱門前停下來，問「你們預備好了嗎？莫斯科快到了！」

圍着莫斯科的村鎮景色顯與西伯利亞不同了，樹木不再是處女林，木房子和牛舍也不見了，到處都是新的籬笆。每個村鎮都有一個看得很清楚的教堂，立着尖頂。到柴哥斯克附近，已重見那種葡萄子似的教堂尖頂了，離莫斯科還有一個半鐘點的路程時，我看見許多郊外車站擠滿了人，都是等着坐那次定時減價車的。

我向幾位乘客道別，柴門斯克，那曠場觀察，問我住在那裏，「你問我關於居住的問題，我將答覆你，等我給你打電話。」我們揮揮手。

空軍軍官換上制服，脫下日本製的睡衣，站在車窗前，青年飛機師，德米特利，也換了一身乾淨制服。

「我可以帶着你在莫斯科玩嗎？你在那裏有朋友嗎？」他問。我寫出我的通信地址，並說，希望和他相會。我送給他太太一隻小珊瑚針，一隻銀別針，那是從北平買的。「把這個送給你太太，算是結婚禮物！」德米特利注視了別針一會兒，我以爲他要拒絕呢，他忽然抱住我的胳膊，緊緊的握住。

「多好看，多有趣！」他說。

我給了看車半打罐頭食物，一瓶酒，若干香煙，還有小費，他們謝過了我，那老頭子走出去和年輕的說：「你看怎麼樣！我說美國人都是O.K. men，不錯吧！」

每個人的鼻子都頂着玻璃窗，最後十分鐘倒像十年似的，最後，我們終於轉過身來，大家一齊嘆了一口氣。阿介也夫被對外貿易部派來的代表迎接着，他向我揮手告別，並告訴了我的電話號碼，「我們還得在一塊喝一回！」他笑着。

伊凡諾維支幫着我拿下行李，他是旅伴中最後一個向我握手告別的了，他回我說：「關於你的問題我想了許久了，作爲一個俄國工人，美國人最應當明白的就是俄國人需要和平。」看看車站上的鐘，我們比預定的到達時間還早三分鐘。

(完)

週時事述評

援助希土與世和平

美總統杜魯門，於本月十日，發表重要演說，宣稱援助土希，使脫離共產主義的威脅，其意義十分重要，茲將其演詞要義如次：

在目前灰暗之演說……時局下，幾乎所有國家必須在二種生活方式中挑選一種……

我相信美國政策必是支持自由人民，抵抗少數武裝力量或外力的統治企圖。

總統指出希臘內戰以及希臘政府最近致美國政府之牒文，請求給予金融上經濟上之援助。

總統之言有云：「希臘國家之生存，今日受到數千武裝人員恐怖活動之威脅，此等武裝人員，在共產黨徒領導之下，在若干據點，尤其沿北部邊界，向政府挑戰。聯合國安理事會所委派之委員會，目前正在調查希臘北部之紛擾情形，以及沿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一帶，破壞邊界之事。同時，希臘政府無力應付局勢，希臘陸軍人數

既少，配備又窳劣，欲恢復政府在希臘領土內之權威，必需供應與配備。

希臘欲成爲自給自奉之民主國，必須獲得幫助。美國必美國應予援助……須供給此種幫助。吾人固已予希臘以若干種類之救濟及經濟協助，但此尚嫌不足。民主之希臘，除乞援於美國外，別無其他國家可向求助。除美國外，別無他國願意及有能力對民主之希臘政府，予以必要之支持。

曾一度援希的英國政府，三月卅一日以後已不能再事給以金融或經濟上的援助。英國深感其自身對於世界若干地區（包括希臘在內）之義務，必須減輕或清算。

我人曾考慮到聯合國援助希臘解決危機的問題。然而形勢至爲緊急，需要即速的行動，聯合國及其有關機構，當不能給以所需要的某種協助。

希臘會要求我人援助俾使該國能有利利用我人所能給予之金融或其他援助，並改善其行政設施。此乃值得提起之事。最重要者，厥爲我人監督我人援希金錢之用途。務使每一金元之耗費，均有助於希臘自力更生，並協助其建立一發揚民主之經濟。

世無絕對完善之政府，民主政府的主要德性在於缺點之顯而易見，且能在民主的進程中加以指出並改正的。希臘政府並非完善的，但確可代表希臘議會百分之八十五人士，希臘議會乃於去年選舉中選出組成者。觀察家（包括美國）咸認爲那次大會，頗能表達希臘的民意。

希臘政府向在混亂與極端主義之環境中施政，希臘政府之措施多有錯誤。本國之協助，其意並非

難。美國援助希臘及土耳其自有廣泛之困難在，余完全體認此項事實，此刻余即擬與諸位討論此項困難。

難。美國援助希臘及土耳其自有廣泛之困難在，余完全體認此項事實，此刻余即擬與諸位討論此項困難。

難。美國援助希臘及土耳其自有廣泛之困難在，余完全體認此項事實，此刻余即擬與諸位討論此項困難。

難。美國援助希臘及土耳其自有廣泛之困難在，余完全體認此項事實，此刻余即擬與諸位討論此項困難。

難。美國援助希臘及土耳其自有廣泛之困難在，余完全體認此項事實，此刻余即擬與諸位討論此項困難。

難。美國援助希臘及土耳其自有廣泛之困難在，余完全體認此項事實，此刻余即擬與諸位討論此項困難。

難。美國援助希臘及土耳其自有廣泛之困難在，余完全體認此項事實，此刻余即擬與諸位討論此項困難。

難。美國援助希臘及土耳其自有廣泛之困難在，余完全體認此項事實，此刻余即擬與諸位討論此項困難。

吾人之目標，除非吾人願協助自由之人民維持其政府及國家完整並反對任何助長獨裁政權之侵犯性運動。換言之，此點亦即承認：加諸自由人民之獨裁政權，無論其爲直接或間接侵略，均足以妨害國際和平及美國之安全。

世界上反對極權統治之國家與人民甚多，但邇來頗多政權統治適加諸其身。美國政府肅清狡猾手段，曾屢次抗議在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破壞雅爾達協定之種種威脅壓迫行爲。余亦必須申述，在若干其他國家，亦有類似情事發生。

在目前世界歷史中，幾乎所有國家必在二種生活方式中挑選一種。此種選擇，往往不能十分自由。一種方式乃基於多數人之願望，表現於自由制度，代議式政府，自由選舉，個人自由之保障，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免於政治壓迫之自由。另一種方式乃基於少數人之願望，以強制加諸多數人。此全賴於恐怖，壓迫，報紙統制，無線電統制，圈定式選舉，以及個人自由之壓制。

余相信美國之政策，端在支持自由之民族以抵抗少數武裝份子或外來壓力之征服企圖。余相信吾人必須協助自由民族依照其自己之方式造成其本身之命運。

余相信吾人之援助應在經濟與財政方面着手，此爲促使經濟安定與政治上軌之先決條件。世界並非靜止不動，而現狀亦非神聖不可變易者。但吾人不能容許違反聯合國憲章之變更現狀。如政治滲入一類之狡猾手段，美國在協助自由與獨

立國家維持其自由之時，將使聯合國憲章之原則發生效力。

吾人祇需一觀地圖，即明自由制度摧毀，離希臘國家之生存與完整極爲危險。希臘若果淪入少數武裝土耳其，勢將發生嚴重之直接影響，甚至可能引起整個中東之混亂。

但希臘萬一消失其獨立國家之地位，則歐洲各國均將蒙受重大之影響。此等國家之人民現正在重大困難中爲維持其自由與獨立而奮鬥，一方面尚在修理戰爭中所受之損害。

此等國家，對強力之征襲，掙扎已久。彼等曾作重大犧牲，以贏得勝利。今日若將喪失勝利之果，殊爲無法形容之悲劇。自由制度之摧毀，獨立之喪失，不僅對彼等有所危害，對整個世界而言，亦復如是。此一命運，將迅速影響及其他確保自由獨立而掙扎之鄰國，使彼命運亦成爲沮喪失望與可能之失敗。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吾人苟不能援助希土二國，則其影響之深遠，將不僅限於東方，且將波及西方。

吾人必須立即採取決定性行動。以是余在此向國會建議：請求批准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前予希土二國四億元之貸款援助。在作此項貸款請求時，余曾考慮及在三億五千萬美元數額中可能撥爲對希援助最大之數目。此乃前次余請求國會批准之款項，其目的在於防免會受戰爭破壞各國之飢饉與苦難。貸款之外，余請求國會批准派遣美國公務員與軍

事人員前往希土二國，以協助該國等復興，並督導美國供給之金融上與物質上援助之用途。蓋以此乃該國等之請求也。余建議國會同時受權吾人教導並訓練選拔前赴希土二國之工作人員。

最後，余籲請國會授與權投資自由和平力，俾國會之可能撥款，能獲積極負責保障最迅速與有效之使用，以便供設備。

此外，爲達成本文告所縷述之各項目標，吾人若需要其他款項及權力，余將即速曉告國會。在此方面，政府之執行及立法機構必須合作一致。

吾人所趨之途徑至爲嚴重。若非其另一途徑更爲嚴重，則本人決不致提出此項建議。爲爭取世界大戰之勝利，美國爲貢獻三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此爲對於世界自由及世界和平之投資。

余所建議對希臘與土耳其之援助，所費不過稍多於此種投資千分之一而已。吾人應保護此項投資，並確保此項投資之不虛擲，此僅爲普通常識而已。

極權政權之種子，受困苦與缺乏之培養。此等種子，在貧窮與爭鬥之劣土中蔓延及生長。當人民要求改善生活之希望消失之時，極權政權之種子即達完全成熟之時期。吾人必須使入民此種希望，保持存在。

世界各地自由民族，均期望吾人之支持，以維持彼等之自由。吾人若果畏縮不前，則吾人可能危害世界之和平，而必然將危及吾人本身之福利。

余深信國會將以極大之勇氣，負起此種責任。杜魯門總統這一揭示，其重要意義，約如下述：

(1) 他宣示將對受強權政治威脅的國家，以經濟方法，加以援助。這好比故羅斯福總統之以租借法案，援助被侵略國家一樣，前者為世界贏得勝利，後者將為世界贏得和平。

(2) 聯合國憲章，早為強權政治派所蔑視。杜總統宣示不反對變更現狀，但必依照憲章為之，使憲章的尊嚴，重行確立，這對於世界和平，無疑有重大意義。

(3) 希土為民主國家，美之援助希、土，使民主制度，不至為極權政治制度以吞噬，不啻為世界上民主國家，建一堤防，使迷信極權政治的人，知難而退。

(4) 希臘為巴爾幹半島上唯一未被「鐵幕」掩入的國家，土耳其雄踞黑海之口，對於泛濫東南歐的赤色浪潮，是一條鞏固堤防。美國援助希土，等於把「民主的疆界」，建立在希土的前線，這不只關係希本土的安定，並且有裨世界的和平。

因此，我們認為美總統這一宣示，重要極了。回想第二次大戰之所以發生，完全由於英之綏靖政策與美之孤立主義，假使當時的政治家，就像今天杜總統的勇於負責，歷史恐怕要重寫過呢。

外長會議第一週之檢討

四外長會議，經六次會議後，已於昨日（十七日）結束其第一週之工作。一星期來，會場空氣，嚴肅而富有調協精神，此為特可注意者。

會場中之爭持，第一為程序之爭，美蘇之爭，

針鋒相對，而中國則橫遭侮辱，真所謂天外飛來，出人意外，其次為英蘇之攻訐。莫托洛夫猛烈抨擊英國在德所採政策，貝文答辯時，措辭亦極尖銳。莫洛托夫指斥佔領國家，對於解除納粹武裝，工作過於鬆懈，並指責其企圖利用納粹份子，以達成本身之經濟目的，貝文外相則堅稱英國態度，完全以波茨坦協定為依歸，並以西方之民主概念與蘇聯之民主概念相對照。因貝文常得馬歇爾之助，故莫洛托夫之氣憤，不能十分發揚。

同時，為補助大會工作進行起見，四外次，也分成兩組，每晨舉行會議，研討各種問題，以備大會之參攷。

經過一週的會議，四國外長決定之事項如下：
(1) 一致批准解散普魯士邦，(2) 將特里雅斯德自由區今後之財政情形，列入議程內。

三中全會開幕

三中全會，於本月十五日開幕，此次會議，為結束訓政的重要集會，總裁發表訓詞，勉同志應堅貞奮鬥，以求國家的統一，並完成憲政的大業。

對於共黨叛亂，總裁指出共產迷信武力背信棄義，政府不能不加以制止。對於黨與政府關係，總裁指示應予從新釐定，並宣示本黨準備與各黨派平等相處，相互勉勵，促進建國成功。

最後 總裁勉勉全體同志，應體認環境，反省自身，痛切檢討，力求改革，克盡保持抗戰光榮，促進建國成功的時代使命。

至於三中全會之議案內容，其中以政治改革案。最受人重視，要項如下：
(1) 黨依憲法規定還政於民
(2) 列舉革新當前政治要點，(3) 對外

確保領土主權完整，(4) 加強邊政，退除邊民痛苦。

三中全會刻正以迅速步驟前進，將於十日以內，完成其全部之工作。

台灣事件平息

台灣事件，自白部長飛台，宣示中央方針，及寬大為懷的德意以後，民心悅服，大局已定。

今後的台灣，政治上凡稍有特殊性質的，都予取消，人事上凡可進用本省人的，儘先錄用，經濟上凡與國內頒布大原則有違的，也予取消。台灣人民所要求的，可說完全達到。

我們認為今後的治台，要從情意疏通，內外交融著手。務必讓台灣同胞，知道祖國是在急議困難環境中掙扎，當局是在如何艱困局面上求進步，那末，上下合力的效果可期，而如此次的不幸事件，就不致再發見了。

讀者之友社新書

易君左等 巴山蜀水

本書為易君左郭沫若諸名家執筆，歷紀蜀中名勝古跡，不僅包含豐富的史地常識，且為旅行必備書，若能手此一冊，並可享臥遊樂趣。

再版定價每本三〇〇〇元

佚名著 尼彩傳

全書約六萬言，對這一代哲學家的生平，有極動人的剖解，為近年來傳記文學中之傑出者。

初版定價每本二〇〇〇元



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協調

何若鈞

從十九世紀中葉起，政治思想形成了兩大系統，一是個人主義，一是社會主義。前者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精髓，後者則為無產階級獨裁的依據。它們矛盾，它們衝突，無論在任何方面，都把一個地球割成了兩個世界。這是人類的危機，也是和平的障礙。而我們今天正處在兩者的邊線上，更覺得岌岌難安，動盪不定。

個人主義之成為政治學說，是在十八世紀的後半期，為重農經濟學派所首倡。它主張國家的事業應儘可能限制到最狹的範圍，僅合於維持秩序與安全便足够了。國家權力的擴張便是個人自由範圍的縮小，因此個人主義者反對一切限制工商業和干涉個人自由的立法。他們認為國家最好不多管事，須要自由放任 (Laissez faire) (註一)。從哲學的觀點說，它是唯心的，因為它以尊重個人的意志為出發點。英國的穆勒 (Mill)、斯賓塞 (Spencer)、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等為它打下了理論的基礎。個人主義在實際政治上的表現，是保障私有財產權，鼓勵自由競爭。由於生產技術的進步，工商業的發達，促成了貧富懸殊和以強凌弱的資本主義。雖然從十九世紀末葉起，各工商先進國都注意用社會立法 (Social legislation)，以資補救；但杯水車薪，終感無濟於事。不過我們須指出一點，就是個人主義的缺點雖多，而因強調自由，遂使近世的民主政治得以樹立，這不能不算是它的偉大功績。

社會主義不論屬於那一派別，要旨不外消滅貧窮，求取多數人的幸福；所以對於經濟組織的改革特別重視，而主張公有財產制度。由聖西門 (Saint Simon)、傅立葉 (Fourier)、普魯東 (Proudhon)、歐文 (Owen) 輩的空想社會主義奠其基礎，至馬克斯的科學社會主義集其大成。在哲學的觀點上，馬克斯認為物質條件是人類歷史演進的要素。他更由階級鬥爭創出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後來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使用來作為建設蘇聯的指標。

無疑問的，此次大戰之後，因為破壞慘烈，經濟凋敝，社會主義的拓展已屬於時代的需要；可是

弄得人民無法生活。(註二)其次是文化水準的降低。因為馬克斯認為自由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易於動搖，所以應在排斥之列。(註三)；以致大部分知識分子無從對革命有何貢獻，各級幹部便不得不降格以求，文化水準自然隨之下降了。這種情形在蘇聯革命初期可以得到許例證。(註四)退一步言，即使只求成功不計代價，然結果滿意與否，亦殊難預料。蘇聯無產階級專政迄今已達三十年，尚不知將至何時為止，如人事上發生異動，政治是否能保持常軌，亦成問題。

其實，社會主義未嘗不可以和平漸進的方法實行，而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亦未始沒有另作考慮的餘地。在十九世紀末葉即有狄凱 (Ducuit) 與杜爾漢 (Durkheim) 首倡社會連帶 (Social solidarité) 之說，主以個人對社會負有義務與享有權利之觀念，解決社會問題。所謂社會連帶者，即本分工合作之義，認個人對社會為一負債者，亦同時為一債權者。故占社會利益較多者，即應對社會負較多之債務；如富家之子本無功於社會，而因繼承關係坐得巨產，則此子即應較他人多負對社會之債務，即向國家多納租稅；又如某大公司之地皮逐年增價，然此非該公司努力之結果，而係其他社會因素所造成，故亦應對社會負較多之債務，多向政府捐獻，反之，其未會占有社會利益者，即應向社會取得較多之債權，如勞動者在社會處於貧苦之地位，便應由社會給予較大之報酬，並多方予以優待。

註五)這一原則後來為德國所應用了。一九一八年革命時，社會民主黨分裂為兩派，左派要組織蘇維埃樹立無階級的獨裁，右派則主張召集議會實行民主政治。結果因左派勢弱，終於產生了折衷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威理憲法。一方面由社會主義的見地，允許國家統制人民的經濟生活，從正義的原則，保障各人都能得到人類相當的生活 (menschenwürdigen Dasein)；同時又由個人主義的見地，只許國家在最小的範圍內限制個人的自由。(第一一一條至一六五條)所以它雖然承認私有財產制度，但又對所有權，繼承權，契約自由加以許多限制。並且規定企業社會化的制度，和保障勞動者的就業，予勞動者以團結的自由。可惜這一憲法未待實行，便被希特拉的反動力量所摧毀了，沒容它表現出具體的成績。

不過，在此次大戰之後，世界上却產生了兩個奇蹟。在英國，自工黨執政以來，他們看見個人資本主義的英國已走到了盡頭，正竭力把它領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路上。他們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但不要剛性的集體主義；他們採取計劃經濟，但不要獨裁政治；他們自認為社會主義者，但容忍富人偷稅，地主收租。換句話說，英國工黨正打算在不剝奪個人自由的原則下，實現社會主義的優點，而消弭資本主義的弊病。重工業及煤礦收歸國有，便是他們用以解決失業問題，防止經濟恐慌的主要辦法。這種作風可以說是本於費邊社 (Fabian Soc. Party) 的溫和社會主義。(註六)想用不流血方式建設一個有飯大家吃的社會。雖然此一工作尚在試驗時期，但如果能夠徹底成功，則它的貢獻一定要比蘇聯為大。在歐洲大陸上，法國也選擇了同一路

線。法國共產黨並沒有暴力革命，然而去年十月間國民會議所通過的新憲法，却刪除了保障私有財產制度的條文，序文裏並且有很多和蘇聯憲法相似的語句。(註七)這更足證明社會主義在民主憲政的形式下逐漸實行，並不是沒有可能。

由遠及近，再看我們自己。三民主義早為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主流，而國民革命的基礎是建築在全民合作之上的，這其中便含有取精用宏，截長補短的意義。孫中山先生主張文化(民族)，政治(民權)，社會(民生)三種革命須「畢其功於一役」，內容包括政治的自由與經濟的平等，顯然與專重經濟革命者不同。民生主義認為社會之進化乃由於社會大多數人經濟利益之調和，而指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時所發生的一種病態；所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而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的實行，二者目標相同，僅方法上稍有差別。(註八)因此民生主義實亦為溫和的社會主義的一種；且內容明確周密，在程度上較英法的現行制度尤有過之無不及。

如上所述，到現在足以代表個人主義的主要國家，可以說剩下美國一國了。它與蘇聯各占了右與左的兩個極端，所以在國際形勢中形成了對立的局面。當大戰結束後的一年間，雙方的磨擦特別顯著，幾幾乎在每一次的國際集會裏都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於是一般神經過敏的人無不懷抱着第三次世界大戰行將到來的恐懼。但自去冬以來，這種局面突然緩和了，不僅對於五國和約獲得了一致的意見，即聯合國大會也通過了許多寶貴的議案。一般對於現在莫斯科舉行的外長會議也都寄以樂觀的期待。這種轉變，與其認為雙方主觀的意志修正了外交政策，毋寧說是英法等國政治改革的客觀條件所促成

。英法作了兩極端的緩衝，方才鬆弛了美蘇間的緊張形勢。

於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協調是獲致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的唯一途徑，也就是保持全面和平安定的主要力量。

註一 見 Garner, 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 ch. 17.

註二 見朱東潤：我從泰興來，觀察週刊一卷六期。

註三 見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註四 見 Eddy, Challenge of Russia, ch. 6.

註五 見五來欣造：政治哲學，第八章。

註六 見劉炳葵：社會主義史綱，第五章。

註七 見各國憲法彙編。

註八 見民生主義第一二兩講。

請讀者之友叢書

劉士篤著新中國憲法論

本書作者，集憲政理論之大成，對五權憲法有透澈發揮，對建國制度亦分別論列，期其可行而能行，故一名建國制度，是書分緒論與本論兩篇，第一篇計分十章，專從歷史社會與各國憲政加以檢討，而將五權憲法之新學理建立，第二篇計分九章，詳論憲法內容攷抒系統完密之獻議，並附載于右任先生對於憲法之意見，全書共四十萬言，印刷精良，尤為近年出版界罕見之巨著。

京一版定價每本八、〇〇〇元



現代婚姻及其問題

美·奧斯朋

有人說婚姻乃天定，果為事實則問題甚簡單。蓋天定的婚姻即不能完全美滿，最少也將相當理想。可惜人類的婚姻雖不免受到宗教的影響，而究是一種人為制度。

討論婚姻的形式乃一有趣味的問題。中國在戰時重婚的現象，遠較從前為多，美國雖厲行一夫一妻制，但是變象的重婚亦不少見，不過其方式與中國稍有不同，但這終不是社會普遍的現象，為了適合今天的題目，我們似應多討論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心中的婚姻問題。

中國人對於婚姻，一向有其特定的形式，及其有關的安排。這種形式與安排常引起國人的興趣。雖然中國人在各方面現正強烈的受着外來勢力的影響，在這種影響的過程中，可能產生有建設性的制度，但是在婚姻方面我以為即使不完全模仿美國，中國亦可以自行形成適合時代需要的制度。

現在我將儘量提出我所認為美國婚姻的主要因素。——態度與關係——這兩種因素等於酵母，牠們可能產生美滿的結果，確是在婚姻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少問題。茲分述如下：

(一) 浪漫的成分 (The Romantic Complex)

青年人缺乏經驗而感情正盛，舉止行動易受外界影響，男女之間很容易一見鍾情，可是若稍予時間，這種

結婚以後，一切都可隨心如意，那是不可可能的。

(三) 婦女解放的影響。

在最早，婦女在社會家庭實無地位可言，她們被視作財產的一部分，而任意受人役使。在此種情形下，她們因為禮教經濟與教育的縛束，只好忍受。自女權思想發達以來，社會對女子的觀念，逐漸改變，禮教的束縛，減少了。經濟地位與教育機會，也與男子平等了，她們再不受過去的待遇，而終於取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但是隨着婦女的解放，給社會帶來了新的不幸，這新的不幸，便是家庭的不穩定，離婚的案件，年有增加，人類因此添了不少的痛苦，所幸人類的智慧能利用一切的經驗，以克服任何難題，現在男女的關係，已進入一個比較理想的階段，婚姻問題將逐漸減少，是可以預料的。

(四) 家庭經濟對婚姻的影響。

家庭對於青年及彼等婚姻的影響，在前兩次講演中，討論很多茲再就其本題有關者，稍提一、二。
一、青年人因接受有家庭的影響，在結婚後，為了愛情的維繫，對於

對方常會過於遷就。

二、母親對青年的影響最大。在青年人的心目中常是最親愛最理想的人物，因此男孩子找妻子常以母親作標準，而女子對丈夫對家庭亦常效法母親。

三、有的人在家庭脾氣壞得很，但是到外面，對外人則必恭必敬。

(五) 結論。

一、結婚不僅是男女間自然的現象，而家庭組織也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單位，婚姻關係現正走向理想之路。
二、婚姻關係隨時受人類適應因素的影響。

三、理想的婚姻建築在彼此的互諒上。
四、法律無助於婚姻的美滿。

五、美滿婚姻需要對青年有充分的準備教育，父母師長社會宗教都應負起這個責任。(琪記)

讀者之友社新書

張文伯著

陝北歸來答客問

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為紀實，下篇為問答，都十萬言，乃著者訪問延安歸來之作，報導翔實，持論公正，一般國民，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均應一讀，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三版定價每本三、〇〇〇元



美國戰後的

婦女職業趨勢

得之

在戰時，美國婦女打破了過去職業的界限，「侵入」了男子在工廠中的領域及各業中較高地位的位置，戰後，雖然有許多婦女脫下工裝，回到廚房；但是有很多婦女仍然堅持她們在職業方面所取得的勝利。

支持婦女的職業要求並保護婦女職業地位的，是勞工部的婦女局。據該局的報告，在去年年底，美國婦女從事職業工作者約一千七百萬。以這一千七百萬為對象，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婦女職業的趨勢如下：

第一、戰後美國婦女職業的變更較多，戰後男子解甲歸來，有許多位置要由婦女讓出來。但是，有許多婦女在戰時工作的經驗，僅限于軍事工業一部門的一件工作，所以此時要找別的職業，在技術上有缺陷，臨時學起來也有困難。在另一方面，許多婦

女又不願意回到那種以婦女工作者為主的幾種職業去。這種職業，待遇多半較差。一開始工作就可以在軍需工廠中每星期得五六十元的婦女們，自然不願回到每星期二三十元的店員或公用事業工作人員那種職業去。不得已而回到那種職業去之後，也不安于位，而想時時調一個較好的事，其結果是職業不安定。針對這種現象，勞工部婦女局希望能夠改善各地各種工作的待遇及工作環境，使婦女工人能安心工作。

第二、由于對勞工的需要較大，許多于戰後辭退女工的工廠現在又開始請女工們返廠工作。在飛機工業及汽車工業方面，這種要求已經開始。電業器材工業也有這種重請女工的趨勢。如果女工們能大量回到這幾個工業部門去，很可能建立婦女在新興工

業中的永久地位。這種地位一經建立，除去遭遇經濟蕭條外，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第三、戰時有很多家庭女工——女傭——從各家中走出來，進入工廠。現在，這一般女工多半拒絕再回到傭工的工作。此後的美國家庭女工，多半得求之于黑種婦女。婦女局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提高待遇，以增加女工的供給。另一方面則以技術及機器的力量，來減少女工的需要。

第四、過去以婦女為主力的書記，打字員，教師，護士，圖書館管理員，營養管理員，社會工作人員，公用事業人員等，在戰時受婦女職業機會增加的影響，大感缺乏，今日這種情況仍然不減。脫離者有許多不再回來，少女們受這種職業訓練者也較少。這又是一個待遇的問題。所以各機關現在除去一方面設法增加待遇外，一方面又多方宣傳，請婦女們參加這種以婦女為主力的職業。

第五、過去很少婦女能參加的較高的職業如醫師，工程師，建築師，化學，物理，生物等科學研究工作

，實驗室技術員，律師，新聞記者，經濟研究工作，政府官吏等職業，以及各業中較高的執行工作，戰時有若干婦女佔領了這種地位，她們由于技術上的知識及訓練，于獲得這種職業後，多半能夠保持其地位。此後這種職業所能給予婦女界的機會也不會減少，問題只是婦女自身在能力和男子競爭的問題而已。

在美國戰後婦女職業趨勢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是「同工同酬」問題。這個原則在戰時就被承認，而且實行，待遇不應以性別而有不同的要求，在戰後更見積極。這個原則之普遍實現，關係婦女職業很大。若干主要工會在締結契約中，列入此項規定。婦女運動者希望美國國會能以立法手續規定「同工同酬」。這個提案在上屆國會中未能討論。本屆國會中當再被提出。在各州中，有七州有「同工同酬」的立法，有全國四分之一以上的州規定教師不分性別，同工同酬。在今年，許多州中也在作「同工同酬」立法的運動。（二月廿四日寫）

本期作者介紹

華夏 名譯作者
梓英 名譯作者
何若鈞 國立英大 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陳雨川 廣西省立平樂中學教員
奧斯朋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得之 本刊特約駐美記者



「為法治奮鬥」的共鳴

陳 雨 甘

我國政治風氣之壞，至今日而極；社會風氣之汚濁，青年習氣之頹廢，亦至今日而極；此何以故？曰：「此法紀精神之壞，至今日而極」故。

法紀何以壞？壞於人心上失却規範之大防。回溯吾國古代，綱維整飭，禮樂修明，事事有規律，處處有秩序，試觀周禮儀禮禮記等古籍所贖陳，是何等的條然而詳，燦然而備；當時君臣上下，都裏整然生活行動於一定的規律以內，上焉者崇禮而自循法，中焉者，守法而不悖禮，下焉者亦畏法而不敢越禮；所以說：「盡地為牢而不敢入，刻木為吏而不敢對」，此種循禮守法之精神，其難能可貴為何如！

降及後世，禮壞樂崩，風俗日淪，人心日壞，作奸犯科者亦日滋；至於今日，則竟坦然認「守法」為迂拘，以「執法」為得意，舉國上下，均弁髦法紀如無物；甚至多立一法，即多增一害，多立一防弊之禁，即多闢一固利之門；外人謂吾國為一無組織之國家，確有無可諱言者在，推原其故，約有下列數端：

第一、上層階級先不守法——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此語真一針見血！我國秦漢以降，上自貴族權要以速地方豪劣，多悍然違犯法紀，而絕無顧忌，上行下效，勢所必然；清末迄今，厥弊尤甚：政府厲征關稅，彼則公然走私；政府平抑物價，彼則公然操縱；政府推行保甲，彼則拒絕登記；

政府實施二五減租，彼則易佃脫耕；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且復暴戾恣睢，橫行鄉曲，官吏不敢問，閹閹不敢議；加以不敢得罪於巨室，又為我國為政者之金科玉律；如此，而欲望法之雷厲風行，化之風從草偃，甯非等於夢囈！

第二、名士派蔑視法紀——我國東晉以來，所謂狂生名士之輩，多蔑視典文以為高，毀棄禮法以為曠達，竟謂：「禮，豈為吾輩設」！夫禮且不重，法復何忌？故居喪而飲酒食肉，作官而盜酒醉眠，將軍越貨於南塘，刺史宿娼於官邸，流風所扇，舉國靡然，蕩檢除閉，變本加厲，吾國法紀之尊嚴，為此等鬼怪輩之敗事者正復不少！

第三、自由論調之衝破法紀，——歐風東漸，羣以談自由為時髦；新文化說興，爭以「打孔家店」為能事，於是禮教不足尚，鬼神不足畏，道義不必講，良心不必修，舊道德既盡推翻，新道德又未樹立，臨防一決，狂瀾澎湃，笑罵隨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禁令由他禁令，大財我自發之；只求官到得位，利入得囊，權到得手，則雖探任何違法犯紀之手段而不恤；彼循禮守法者，反被嗤為笨伯，諷為獨瓜，即社會人士，亦往往加以白眼；國事人心之壞，一至於此，言之真令人髮指駭裂！

第四、法紀執行之不公不明，——執行法令，最貴公明，不公不明，則不特不能已亂，且往往足以及長亂，蓋不明則是非顛倒，黑白混淆，試問何以服人心？不公則只撲蒼蠅，不打老虎，試問何以平

衆憤！我國執法機關，公明者不敢謂無，而黑暗重者實屬不少，故或則羅織周內，以構成人罪；或則上下其手，以舞文弄法；有錢有勢者多可法外逍遙，否則任其沈寃屈抑而不稍顧；遂致民衆視法庭為修怨之府，發財之鑰；而對於法律之尊嚴性神聖性，則完全喪失，不復加以重視；羣衆之惑不畏法，此亦為重要之一因。

既種上述種種玩法亂紀之因，遂生今日無法無天之果，雨雲翻覆，滄海橫流，來日大難，借誰解救？此所以一讀張社長文伯先生「為法治奮鬥」之鴻篇，遂頓起共鳴而不能自己也。

今日解救之法，惟有改絃易轍，弭其惡因，而唯一推動之方，則尤有待於堅強之輿論，故竊以為欲「為法治奮鬥」而促其及早實現，首應力鼓吹，一方儘量開揚古今中外法治救國之事實，以作良好之楷模；一方面則盡力揮擊玩法亂政之敗類，以為社會儆惕；若能專出書刊或組成專門機構，以集中鼓吹力量，則尤妥善。我國家敗亂至此，望治之心，誰不如飢如渴，望治之心既切，吾儕主張必獲大多數民衆之同情，影響所及，可使居上而蔑法玩法者，遂步斂跡；在下而毀法亂法者，亦不敢肆無忌憚；發揚法治之精神，此即其始基也乎！意大利國土之統一，乃久經三傑之鼓吹，宋代怪僻文體之推翻，亦終費羣賢之痛闢；果能發羣羣言，力加倡導，行見萬山響應，舉國風從，撥亂反治之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康熙帝傳(十一)

白晉作
林植譯

不騎馬時，在皇城內外，都坐椅子抬着走的。那椅子就是轎。轎用粗木造成，上塗色彩，嵌銅板，飾有兩三個裝金的木彫。當騎馬外出時，也同樣地素樸。馬具的壯麗，爲相當美麗的鍍金鐵器，與黃纓的馬鞭。

除康熙帝外，其他亞洲的君主，無論誰都喜現自己姿容所現之處引起華奢與奢侈。總之一句話，這樣的奢華，在康熙帝身邊，就是影子也見不到。因此，可以說這位皇帝所具君主的光輝，與真正的偉大，非由於浮華的外觀，而歸於德性之光。

的確康熙帝的寶庫充滿金銀，富有全國的一切物資。不特此也，中國人努力萬端之事，均有自發的精勵。從中國國家之廣與富看來，都超過他國，如從華美與壯麗看去康熙帝要凌駕亞洲其他國王，那也是容易的事。

康熙帝關於衣服，關於感有浪費與奢侈的一切事，都不值一顧。這不

是由於貪欲心與鄙吝的節約。作爲那例證的，他節省個人的費用，對國費

却豪奢地供給。倘有關國民福利，那一擲數百萬金，也不吝惜。

修理衙門，或足供國民之便益，

與商業之便宜的河川，運河，橋樑，小舟及其他類似的整備與添置，莫大的金額都爽快地支出。就這一宗事，不難判斷，皇帝省私用的浪費，與賢明的節約，爲着他爲受國民尊爲絕對的君主，同時又是被國民仰爲國父，都須應國家實際的心要，而貯蓄金錢。

在五年以前，皇帝本着爲國民的

絕對君主，又爲國民的慈父的心理，有了顯明的證據。集於北京的大多數軍人，逐漸地，由於借款的契約，而變爲赤貧。他們薪俸的過半，供爲借款的利息。這確是軍人之罪，而且是他的父親之罪。因爲，每月政府確給與頗高的薪俸。當他們居住北京時，政府一面使他們按地位的高下而保有體面；另一面爲便於生活，任何人供給住宅，土地及奴僕。皇帝知道他們的窮困，對那赤貧，痛表同情。遂遣一介兵卒，憲兵——憲兵之中含有間諜——調查軍人的借款額，全部究有若干。那金額雖達千六百萬利弗(Livres)，均由國庫代償。

同時，康熙帝又決定作爲未來效果的對策。他下令指出三事：任何人不得抵押軍人的薪俸，違反那命令者，借款無償。但是，如應軍人不時之需，和應實際上的必需時，在一定金額的，可預支公款；此後，由薪俸內逐漸扣還，但不收北京常取的高利息。

「蝦」也就是禁衛的普通文官，數達七八百人。他們與其他宮內官，爲借貸所苦者，數達數百人。約在此時，也奏陳以前的借債事。皇帝只負租與身份相合之生活上不能返償的借款，下旨給宮內官每人八百利弗。

康熙帝會應必要而旅行，或爲遊樂而旅行。在那時，供奉的小官中，會有爲借債所苦者。皇帝給這等人以四百利弗。此項數達二百餘萬的金額，均由王室費內支出。理由，依皇帝的話，屬皇帝私用所負的債務，以國帑償還，是不當的。

當康熙帝頒賜這恩典時，一部份的騎兵，發生暴動。因爲他們是奴僕，沒有借債，一些恩典也沒有。奉供

騎兵人的此等騎兵，人數相當多。他們以薪俸爲家族生活費的一部份。此等奴僕，數達四千乃至五千名，集於皇城，向皇帝要求恩賜。他們的上表，因爲不能上達，所以，他們取不戴帽的請願姿態，長期間跪於皇宮內的廣庭上。後來，聽到皇帝派遣於皇宮內院，他們就起來包圍皇帝，大聲地要求賞賜。他們陳述：他們之中有的確與軍人相同，他們奉仕上官，遇有機會每與兵卒同賭一命。皇帝最初表示不聽他們的奏請。因此，他們之中有最大胆的八人，不聽衛兵的制止，衝入後庭的第一門。聽到這行爲的皇帝，即縛捕暴動的首魁，與八名的兵士。命令以鞭與棍棒，趕走其他暴動者。由之，那一羣人忽然四散了。

陛下乘此機會，表示對士兵慈愛而處罰無禮者的堅決意力。事實上，皇帝把八名暴動者，送往刑部，即時按鞭鞭的風俗，命令告發主人。鞭鞭的風俗，奴僕犯罪時，對主人加以處罰。這不過是強使主人要奴僕安守本分。翌朝，匆忙中八名的首魁，全部宣告死刑。主人也被宣告終身充軍鞭打地方。但是，康熙帝減輕判詞，只允許宣佈暴動主謀者一人處死刑，便可滿足。那首魁當日午前斬首，主人失去御林軍將後的官職，充軍鞭打的

內地。

其他七名首魁，只受百下笞刑，後在京城門側，處三年首枷刑（註）。

（註）中國的首枷，用兩片重板造的。那兩版恰好夾犯人的頸部。這刑具大約三尺半平方，重六十至八十斤。——著者原註。

說到奴僕的主人們，皇帝也赦免他們。又軍隊的幹部將校，爲着不能阻止及預防自己所雇奴僕的意圖，自責，並上請願書，陳述：關於這次罪，願陛下下的恩赦，但爲償罪計，該服應有的處罰。陛下却赦他們的罪。如此皇帝的恩威並行，受臣民的愛，同時又受臣民的畏，這是使他們皆守本分的辦法。

康熙帝極端地憎惡懦弱的生命，愛勞苦，在任何場合，都不惜勞其筋骨。因此，爲防韃靼滿洲人耽於漢族的歡樂的墮落，制定一策，他十分明白，韃靼滿洲人，如一旦耽於漢人的遊惰生活，國家就難保了。韃靼滿洲人曾以少數之兵，攻略漢族的國家。何以有這良果？因爲他們鍛練勞役，且以女性化的，優國的國民爲戰爭的對手。原來，康熙帝富有政治的識見，考慮到這宗事，便儘可能地送少數韃靼人到南方去當官吏，又在必要上，須派韃靼人到南方時，也不許長期

間留居住地。皇帝愛狩獵，每年一兩次旅行韃靼的山中，主要的原因，爲着愛剛健的生活。

旅行時，警衛之士，宮內官，在朝的王侯，軍隊的主將，北京軍的一部，六部官吏數人，由於他們的身分與職責；雖是小官也輪流隨行。行幸時，不問是誰，隨從的都做皇帝不得不勞苦的。那由於皇帝比任何人都厭勞苦的緣故。

當這樣旅行時，皇帝穿着極粗的衣服。不斷地在山與森林中馳騁，刻刻射禽獸。一日中，乘九匹或十匹馬，的確由朝至暮過着馬上的生活。遇必需步行時，也長時間地步行。

晚時，駕返行所，還不想休息。在這時候，和在北京一樣地裁決國事。御覽奏章，並即刻裁決請願書，雖僅一事，亦不延至他日，真萬機親裁。爲着這一原因，屢常至深更，精勵不已。由之，狩獵的時間是從睡眠時間中扣除。這種生活，不是繼續四、五日，而是繼續三三個月，往往一日或兩日不休息。

康熙帝命張誠師和其耶穌會教士隨駕旅行，那是通例。他在抵達供奉者所定的場所之前，皇帝雖僕僕風塵，還未更衣，他們也曾幾次拜謁繼續狩獵的龍顏。有時，侍從在皇帝之後

提幾把傘來，皇帝也不想用牠，在灼熱日光下，坐數小時之久他們看見這宗事，也不只一次。

我由其他耶穌會教士處聽到下面的事。該耶穌會教士，與廷臣共同隨駕行幸。皇帝由北京出發，向遠方前進。在那遙遠地方，官吏搬運新的食物與飲料，那是不容易的事。因此，供奉的官吏們，只好食牛肉或羊肉，沒有別的方法。牛羊肉在韃靼地方，決不缺乏。皇帝通知他們不必爲他們而鋪張，在到達營地之間，命令供奉員即進牛羊肉。

皇帝喜服勞役。必要場合，還喜召見粉骨碎身的人們。那些人們賜特寵；見到過於追求安樂的人們，告誡必須和以前所說的人具有同等的精神。朝廷尊貴的孩子們；韃靼人，「韃靼化的漢人」——也就是屬於韃靼人應下的漢人之中，最富最有力大官們的孩子，慮他們陷於懦弱與奢侈，康熙帝使他們的大部份過着最艱苦最辛勞的工作，那是通例。

孩子們到達奉公的年齡，皇帝或命他們飼犬，在狩獵時，命充引犬的職務；其他的孩子們，追猛禽，皇帝命他們從後面以拳打猛禽。又使他們親手敬茶和進所食的肉類，或供桌上的侍者。其他人員製弓矢，或背陛下與皇子所用的矢。從皇帝最喜歡最寵

愛的孩子們，則加入警衛的勤務。那警衛工作是勞苦的生活。因爲，他們在六日之中，有一日晝夜警衛，在其他日子，每日清早起須在皇城勤務。又當巡幸之際，也必須侍奉。

孩子們的父母，都有金錢，旅行必須花錢，因此他們都有支付這費用的財產。而且，必需帶多匹馬及侍從們，前往狩獵地。在那地方，一個家舍也沒有，生活必需品，大概都須搬運前往的。爲着這一原因，只有普通財產的人，因籌那旅行費用而破產。這些年輕的人們，服那種役務，必須出衆，那是好事。此外皇帝御覽他們的勤務，他們也得到估計他們才幹的好處。由之，被皇帝認爲堪任國家重職的器量者，就得取要職。

因爲康熙帝備有天下的美質，在其他國民之中，自然也可加入英君之列。但漢族間，所重視的，是獲得官職與位階之文事上的價值。因此，康熙帝既備有天下的美質，又文武全才，漢族中像他那樣的大皇帝，一個也沒有出現過。該皇帝不能讀的漢籍名著，那是沒有的，先前已精神研過漢族的學藝，從文事的觀點看去，無疑地，是適應漢族的精

上海市銀行

代理上海市庫收付

扶助上海市工商業

辦理銀行各種業務

存款簡便利息優厚

總行地址

電話

第一辦事處

電話

第二辦事處

電話

第三辦事處

電話

九江路五〇號

一五四三〇

愚園路二四七號

二一八一九

老西門中華路一四〇號

（二〇）七〇五〇七

中正路〇五〇一號

八四〇一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四 * 明 * 銀 * 行

— 年四十三緒光清前於設創 —

◀ 務業託信蓄儲業商切一理辦 ▶

（外埠分支行）

重慶 蘭州 漢口 南京 西安 寧波 鄧州

蘇州 成都 平涼 杭州 紹興 鄭州

▲ 本埠分支行 ▼

上海分行

北京路二四〇號
電話一五五〇五

西區支行

南京西路 764 號
電話三〇八九九

南京路支行

南京路四七〇號
電話九〇〇六六

林森路支行

林森路四一九號
電話八一二四四

南市支行

林森路四一九號
電話八一二四四

倉庫

曲阜路一三〇號
電話四六〇〇七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海

上

第一門市部 第二門市部

售 銷

棉 紗
布 疋

電話：八八八五八

地址：金陵東路
五二五號

售 銷

呢 絨
布 疋
百 貨

電話：

三三八七一
三六三〇六
三九六四三
六二四二二

地址：南京西路
九九三號

業務綱要

經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江蘇郵政管理局執照總字第三號

中央周刊 第九卷第十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廿五日出版

發行者 中央週刊社

地址：南京相府營十二號
電話：二一八九五
電報掛號：二四二九九

主 編 張 文 伯

印刷者 上海印刷所

定價每冊國幣一〇〇〇元

訂閱：半年二六冊二五〇〇〇元
全年五二冊五〇〇〇〇元

上海分社：北京西路六四二號

長沙分社：司馬里八號

東北分社：瀋陽南京街十九號

華南分社：廣州東山松崗東路十六號

重慶分社：重慶民國路一二一號

台灣分社：台北市中山路正宜里

菲島馬尼拉分社：馬市范倫那街一九三號

新加坡分社：大坡大馬路七十一號

南京總經售：中山東路和平書店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有直接定戶五萬份廣告效力宏偉歡迎工商各界垂青廣告

常識 半月刊

準于五月一日出版

徵求基本定價 全年三萬六千元正

地址：南京相府營十二號轉